



左海詩數

體

^ 18
2310
4



18
2310
4

姜希孟

字景醇号私淑翁希顏之弟世宗朝登第選湖堂叅重試拔英試登俊試官至贊

以晉山君
謚文良



公為遠接使曹梅溪偉為從事到閔西唱和甚多公
戲謔梅溪有絕句云郎心飄蕩風中絮妾意團圓盤
上珠仁行只在盤中轉絮飛萬里終難湏又去九萃
峰摧大同堙鴛鴦夢羅誓明神遠來何處阿郎子百
媚千嬌誤旧人又去點筆羅襦千萬字一字一畫一
心鋒墨迹未漫郎心改始信秦皇烈焰功
公之西都妓曾薦枕者已老公憫之有詩曰十年重
到關西地妓已瞞仁客又翁亦至龍灣遣還有詩曰

涇江重見老倡兒隨我他年有好期自說龍灣曾訪
處欲從車馬勝遊時閑吟鐵笛誇新巧略掃花髭愧
漸稀不覓半道雲雨散獨來孤館轉孤危又題其扇
曰吾猶墨鬢汝紅裙醉把長竿上統軍重到龍灣真
似夢不妨吹破滿江雲又云十二年前贈別難重來
相見夢耶非鏡中不識容華瘦猶把情踪說舊時其
後妓益老而落籍每使客至妓必以扇詩呈之多蒙
賞吟賙給之優許筠詩話云景醇養蕉賦極好其詩
亦清勁其病餘吟曰南窓終日坐忘機庭院無人鳥
學飛細艸暗香難覓處淡烟殘照兩_一罪_二其咏梅詩

曰黃昏籬落見橫枝緩步尋春到水濱千載羅浮一
輪月至今來照夢回時俱閑雅可愛

秋江冷話云姜菊塢景醇編晉山世稿有如金叅判
壽寧詩點抹增損以夫人自揚父祖詩名於後世人
以此為孝余則以為不孝辛上舍永禧家有祖父文
禧公之詩集友人有問予之家集可以印行乎辛曰
我祖雖有文名冠世而家集所載無一可傳者嘗有
挽一門生曰三十二而卒不幸同顏回此句之外無
佳詩豈可刊行人以為不孝余則以為孝也何者直
述祖父之行藝祇乃孝道也

公次金宗直田家韵曰流水消口泥没蹄煖烟素柘
鷓鴣啼阿翁解事阿童健刻木通泉過岸西安媚橫
生申象村云姜私淑之詩文俱精緻典雅自是四
佳之敵而其規模之大不及四佳李三灘之作私淑
之亞但少警絕爾

孫燁孝

字敬甫号勿齋平海人 曾山朝登第性
疎蕩略於世事自号七休居士有文名尤
精於學常淨掃一室耕歌笑園
出入規省官至贊成事

公位高而操心愈約每對客設酌只用黑豆苦菜松
芽為藪

公嘗戒子弟曰吾家起於艸菜無傳家旧物唯以清

白傳之足矣嘗醉卧以手指膏曰此間無些子汚物
公辭判中樞不允 批荅曰栢府銀台物論素推於
謇謬闕東嶺表遺民咸仰乎仁恩清風峻節李元禮
之模楷茂德高名韓吏部之山斗都承旨曹備之辭
也公一日與諸宰劇飲話竟夕晨起謂夫人曰吾氣
似不平呼諸子來速具飯口訖曰吾欲效少時挾丹
遊師門也乃取一卷書掖之上下階級數次曰困矣
吾欲休焉乃隱枕而卧家人以為睡視之則絕矣
嘗罷官構草堂於終南山下鑿雙池種蓮日以教誨
後生自娛有感興詩八首一日對梅讀易云三畫初

成萬變存箇中俯仰只乾坤省來不覺梅花爛只把
瀛溪太極論

就金烏山下吉台隱故居為文以奠之曰拜瞻祠下
彷彿儀形烏山落水之如昨念先生分安在真蕉黃
兮荔丹翼精灵之不昧也此老無意雕琢於文字而
膏中所發自能如此可以想見其風槩

公知燕山不克負荷一日登御榻有撫床之請臺諫
請密啓何事也成廟曰戎予好色竟不言

公位贊成無提學成廟愛其才甚重之每戎其好
酒曰卿自後無過三盃舜孝曰謹奉教一月承文院

上事大文書上見其表文不善亟命召大提學
使者十輩不得舜孝始至露髮不飲酒氣滿面上
怒曰今以賀表不好欲使卿改換卿醉如此且予曾
面戎以勿飲約不過三盃卿何不踐其言乎對曰臣
有女子出嫁未見久矣今日過見留之飲故不敢拒
但倒三杯而止上曰酌以何咒對曰飲以食鎗鉢
者三耳上曰卿既醉恐不能作文召當初提學與
之撰可也對曰不須煩提學臣請結撰俄而曰臣已
作願請書之上曰卿雖妙書副本不可醉揮須寫
字人可也舜孝強曰臣請寫之上命撤御硯與之

取其一新管書之曰此可用之曰請曰臣老矣請得
床而展之 上又命與舜孝即取副本書罷倒筆柄
循行而首一過跪而進 上急取觀之文無一字可
竄字無一字可刪 上大喜即付承文院封畧以送
仍 命司甕院供宴具以樂之 命舜孝極飲遂大
醉 上命起舞問曰卿能作詩乎對曰唯命 上命
以張良為題遂命以中字舜孝立以應拜對曰奇謀
不售浪沙中又命以公字對曰杖劍故來相沛公其
對封字曰借筋已能成漢業分茅却有讓齊封其對
松字曰平生知略傳黃石末路功名付赤松其對確

字曰堪恨韓彭竟殂醢功成身退是英雄無不應之
如響 上大悅曰卿可謂老當益壯者也飲酣 上
命出一宮人彈琵琶而歌之又命舜孝起舞舜孝曰
醉倒不能起 上解藍錦段貼裡覆之而入君臣之
間乃如此也至今聞者感泣
勿齋並三休四休自號七休子以事罷憲長徐四佳
以詩戲呈曰可休休日休休不休時休亦着三
四休並七休客休休今復更休休

趙之瑞

字伯符 号知足 堂生 杜
重魁 送湖堂官輔德

燕山在東宮 成廟極擇朝臣有文學者公與許文

貞琛同為講官每進講至誠開導諷諭功至時或投
丹於前曰鄙下不力學臣當啓達燕山視之如仇讎
書壁間曰趙某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聞者皆為
公危之甲子夏被慘禍投屍江中公少時力為文章
詩又老蒼其漫興詩曰愁坐清宵數漏籤朝來捲箔
對山尖鶯含晚色啼深樹燕掠輕陰入短簷卧穩自
知身慣懶家貧非是我為廩平生壯志消磨盡羞把
菱花照老髯獨此詩在東文選通勁雅健使人誦之
不厭餘皆散逸不傳

南孝温

字伯恭自号秋江居士
時習相太十八上復

在之五世孫與金
昭陵疏登進士更

不赴舉清遊物外三十
九卒燕山時禍及泉壤

秋江云余嘗作征夫怨十絕和元遺山詩其一篇曰
白草凋霜月滿空年二鞍馬任西東令嚴萬幕平沙
夜部伍相招鼓角中金東峰時習見而失笑曰措大
誤矣豈有令嚴之時復有相招之事乎取詩小雅以
示余有曰之子于征有聞無拜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余深服其言故而告于餘慶餘慶歎服不已
餘慶洪裕孫之字
秋江嘗有遣興詩曰蒯生遇安期知為不世翁豎兒
者大楚蟻封視沛公如何說齊王顧欲作元功若非
桀狗辨幾陷大辟中

寒食詩云天陰籬外夕陽生寒食東風野水明無限
滿舡商客語柳花時節故鄉情何減唐人

秋江冷話云無之嘗夢一奇形士人寄無之詩曰世
上紅塵滿天樓紫玉寒東皇求八桂終不憶家山無
之疑其夢乃冥招也眾咸歎在世不久翌年應舉登
科探花郎余走詩賀曰月下五雲爛未收廣寒深殿
桂花秋祗隨傳說調金鼎年擬東皇八桂求詩意指
東皇為我君期無之於必得輔佐未幾入弘文館寵
榮為多無之李
達善字

丘仲仁名永安江陵人號虛隱喜仙而好名利客死

狝竹公薄游閩西到成川泝流江上聞訃即成四章
而哀之其一章云盡隱先生我故人群名四十一年
春鈿埋汞沒胎光斃墓木蕭々掩洞賓二章治丹已
領執銜繼採藥天台暗有期科業剝人今鬼錄可憐
鴻室世空唾頰為好事者所傳笑

秋江贈僧詩曰人世沉々地獄深跏趺何事念觀音
求名宦海風波惡把釣秋江瘴濕侵欲理性情違世
教謀營生產負初心不如手執叅同契故卧蕭々楓
樹林申象村以為讀之未嘗不三歎云

秋江早歲棄科業從遊悅卿悅卿曰我則受 英廟

厚知為此辛苦生活宜也公則異於我何不為世道
計也秋江曰昭陵一事天地大變復昭陵之後赴承
也悅卿不復強也

伯恭西湖詩云秋江秋興蒲城酒明月一舸釣一竿
釣罷月傾江夜黑微醺初醒肺肝寒又幽思詩云西
塞山前百艸黃秋風陣陣雁行天孫自在弄機杼
河鼓終年淚滿眶又一日回頭十二時南來魚雁苦
遲秋荷露起徂徠墨手点淑真腸斷詩

秋江吟話先君末年友愛崔先生國華壬子年試第
崔作三箭定天山賦魁中場捷巍科先君走詩賀曰

將軍本無敵三箭定天山凱旋朝野喜丹墀近天顏
詩則長篇大作而二聯乃首句也士論咸稱之或有
學詩者談不容口先君三十一而終無好句而只有
此詩膾炙人口唐人所謂詩貴傳遠不貴多也
公性冲澹疎曠骨次洒落無一点塵氣受業於佔畢
齋公不敢名必曰吾秋江與金東峰時習安應世諸
賢相推重成廟朝年十八上疏請復昭陵不聽
遂無意於斯世以散漫為事凡稱名勝之地足跡殆
將遍矣

金孟性

字善源海平人早有重名慨然有志於世
既屢屈科第則筭室于星山之伽川上扁

以止亡詩酒有娛將有終為之志成廟初命有司舉遺逸為中部參奉後擢丙申科歷諫省路禁從華問益遠俄坐事貶高靈口距伽川十餘里三年一不往其庠人皆以為難

贈仲節詩云屈指至申歲論文十載餘彈鳩弁林寺走馬栗亭墟遠謫誰知我同吟子起余一尊情不淺况復有嘉魚

高淳

字熙之又字太真又字真之濟州人其南孝溫幸永禧女應世友善

戊戌年應詔上書論時政得妄言人或告之熙之聞而喜也自號妄人熙之有聾病人畫地成字以致意為熙之初見幸德優名永禧於諸儒中諸儒相與語詡詡熙之書一絕於小紙云小閣春風靜清談摠有餘

聾人無一味垂首狎者書德優喜之和其詩曰世拜聒溷濁糞壤嗟曼餘羨君勝房老畫隱千卷書自是以為心交

熙之篤信好學一日吟詩就寢先父中樞公夢與一詩曰華髮蒼口減昔年孤齋寂口守山前莫言白骨無知感聞汝吟詩我不眠秋江南孝溫序其詩

李宗準

字仲句号浮休子成廟朝登第戊午黨籍云公佔畢門人與金耶孫俞好仁曹偉南孝溫洪裕孫以文章顯戊午被禍

申誦持正號虛舟家貪喜酒嘗自號藏六仲句喜其號請以酒一壺易之持正許為秋江嘗旅寓閩西之

祥原郡寢屏有詩題三笑圖曰遠公細而點破我非
不知暫寄庠溪興欺慢措大癡秋江大驚且喜郡守
曰客子所驚者何事秋江曰關西二百里之行始見
一詩寧不驚動耶且儒生見句勝得百金卽翻案其
詩而步韻曰小年昧大年小知迷大知題詩亦措大
安知陶陸癡仍曰作者必是吾友也到京問之則果
仲句也

秋江冷話曰仲句與君饒及余初不相識一日乘月
翫花到君饒家余誣君饒曰好賢坊杏花下有異人
吟詩招與偕來聞其語個儻不羈見其詩清冷出塵

非烟火食人所道世有仙者無乃是耶君饒倒屣出
迎相與坐月下仲句作詩故作清瘦態君饒果大服
跪曰陋幕至僻秀才何回我情友幸臨耶豈非天幸
也幸望一宿仲句必欲求去君饒跪奉衣裾而請雷
談竟夜朝明始識於背洞於背洞名寓居進士李宗準也
相附掌大笑遂為知心交君饒權生景裕之字登第
為翰林

安應世子挺嘗不快李白東坡及前朝李相國詩仲
句戲書其明曰子挺拳歐李白子挺與東坡昧平生
子挺與相國不相能子挺讀之拈筆掃沫與東坡昧

平生六字余聞之曰相國東人其文章固可下矣如青蓮居士風騷以後一人而已足下甘受伸白拳歐之筆是以青蓮居士下東坡耶子挺笑不荅

公善書函嘗以書狀官赴京見驛館函屏不佳以筆塗抹殆盡驛官招通事怪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函必以不滿其意而然也驛官悟首肯之回程至其處張新粧素屏二坐公一書一函俱臻其妙觀者歎賞戊午謫北界路到高山驛書李師中孤忠自許衆不與一律而去監司以聞燕山以為有訛意逮鞫殺之

楊熙止

字可行中起人成宗朝登第與蔡壽等五人給暇讀書時謂文章接官至大司憲

次珍原客館韵去山藏小縣石田多村似朱陳八九家杜宇一拜慙欲死滿庭明月照梨花

辛永禧

字德優不事舉業号安亭與金寒暄南秋江友善

有詩云打麥拜高酒滿盃老人無事卧荒村呼童室下遮風幔恐擾新移紫竹根與金寒暄南秋江友知士禍將作隱居不仕

佔俾齋嘗見其南征詩曰當咏於青山白石之間詩文散逸不傳得其數篇其孤山寺獨坐詩曰半夜開窓片月孤松風澗水老人情禪枝忽喚文殊鳥榻上香盤已五更登天王峰詩曰登臨海嶠即三丘今古

悠々一轉頭吟倚似曾相識否
飄生無可奈何愁長
天漠々橫千里短日茫々暮九州
乘與何人能不老
雲中相伴鍊師遊又曰春晚花冥冥
看他欲暮道雲
山徑艸屨滄海對蓬壺氣驟諸年少
詩篇狝老夫迨
迨天遠近長嘯旅憤孤清新洒落
寓意詩曰男僕掃庭除女僕掃堂閨
丈夫掃邊塵志
不在門楣高卧斗室下掉我胸中
旗野人非丈夫夫
夫各自竒又曰走馬下急阪呼鷹
入雲際下馬雲消
處踞石時少憇僕夫閑冷飯支火
湯沸細家在十里
餘山腰夕陽麗

處士死後申企齋漢之過山庄有詩曰村狝老人寧
不式里名貪士爰茲來南陽郡裡龐公最西漢文章
楊子才堂宇已空雲物異酒旗何處杏花開樵兒未
識風流遠遊唱眺山別曲廻老人村貪士里即處士
所居地名也嘗搆小室狝安定眺山別曲亦處士所
製也眺山即稷山別号公之
所居非安山乃稷山也

安應世竹山人字子挺号月窓吳南秋江最相善
為人清淡洒落能詩尤長於樂府安貪喜
不亦功名不喜甚奕自有号烟波釣徒又鷗鷺主
性又歲厲雖不自暇待俗於人少許可中司馬
試二十六早歿
人莫不慟之

秋江夢見子挺述夢中所見作詩曰邯鄲一夢暮山

前隗與隗逢是偶然細雨半庭春寂々杏花無數落
紅錢

子挺善陰詩看花嘗曰死亦看花吟詩死亦無恨矣
及子挺年二十六死秋江以詩笑之曰吟詩死亦得
渠恨半消除

子挺亡後十年高生淳夢見子挺於廣漠之野子挺
問伯恭安在高曰上寺隸業子挺不悅即成一絕付
高生以遺之云文章富貴摠如雲何須勞苦讀書勤
但當得錢沽酒飲世間萬事不須云高覺而記之遺
秋江秋江因知其意後十年然後乃覺之

秋江冷話曰子挺與余交分最深嘗憂余病風少氣
力在世不久一日就余談詩夜分乃去朝明又來謂
余曰昨話心期甚穩中道忽思君宿疾私自語曰某
若先我化去則余誰與語依掩泣而歸子挺此語琅
琅若今日耳聞者豈意病者存而強者死子挺之悲
我移以悲子挺哉

洪敬孫

字吉甫南陽人早登司馬登第官不過餘
知以文奉無守同知成均館事

公有才出人甚而以母乃麗王女孫不容於世曠年
落職有行路難之咏其所趣必有與世抹撇者為文
長於詩載輿地勝覽書芳齋曰友菊名詩藁曰由吟

蓋睥睨一世有所激而云

洪裕孫

字餘慶号篠叢南陽吏致順之子也世稱異人年九年卒隱君子也玩世高蹈不干

榮

南秋江以為餘慶文如漆園詩涉山谷才狹孔明行如曼倩家勢清貧僅掩身體或不裙而行涉獵經史不喜科舉不為免鄉計南陽守蔡申甫以餘慶為能文放其役即步故嶺南謁佔畢齋受杜詩先生曰此子已見顏子所樂處

秋江遊金剛山錄曰靈岳嶺上石間有八分書一絕曰生先檀帝戊辰歲眼及箕王蹄馬韓偶與永郎遊

水府又牽春酒滯人間墨迹尚新書之必不久也世無企者宜非好事者偽顯歟然于程子以國祚之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人此修鍊之引年深山大澤之中亦有這般等人未可知也讀其詩令人有出塵之想云云蓋公之友餘慶聞公將遊嶺東預寫此詩以待之云

洪上舍裕孫以十歲奇童嘗寓讀於圓覺寺時金車崖自朝退遊於寺邀洪呼酌洪應拜而賦曰與勞非穀強賢臧爭似丁刀更善臧靈裡艸衣肌益軟日中不食腹猶望青山綠水吾家事明月清風孰主張如

寄生涯豈放浪還思名教更天長時金東峰時習在
右席見青山明月之聯泫然流涕曰剛中雖知余而
不得如此也蓋悲洪以童子猶知平生落拓也洪遂
擅名於當世

崔淑生

字子真号盤齋慶州人
成宗朝登第官至左贊成

贈擇之詩云林下柴扉面水開蕭蕭二山兩竹間催小
白睡起無人過時有風花自往來

幽居詩曰一帶清溪繞竹村曳筇終日覓真源故來
月出青山靜分付兒童莫掩門思致偷然得幽趣三
昧

崔淑精

字國華世祖朝登第選湖
重試拔英試官至副提學

宿碧蹄驛詩云通宵郵吏語囂々卧榻歌危睡不牢
春色暗知溪畔草愁痕工點髮邊毛未醒宿酒頭猶
重點數前程夢亦勞入夜別依深似海青燈生焰照
征袍

金克儉

字士廡金海人世祖朝
登第魁重試官至戶曹叅判

詠閨情曰未授三冬服空催半夜砧銀缸還似妾淚
盡更燒心

李霖

字仲塗咸陽人登甲辰科乙巳為吏曹叅政
以母后不置臨朝之語杖流義州丙午賜死

曹南溟稱之曰公之所得於天者已得六七分加以

學問其為內也水壺其為外也玉色望之者知其為
忠信人也嘗夢見而有詩曰與子樹下別此依誰似
之燬心猶未死只有半邊皮其人大槩可見

燕山君

燕山嘗作絕句曰時許群賢宴画亭開憑花鳥覺昇
平何徒事喜鴻私厚咸欲思忠獻以誠又云重賢寬
許會銀台春滿長途叱拔催不啻醉憐閑夜月故牽
歌管可重迴適庵曹仲建次其韵曰撤入廬舍揔為
亭採却青紅作運平誅盡元勳屠諫輔只留皂帽表
忠誠萬人駢死等慈炤舞罷迎祥賜錦催忸怩欲尋

諸第骨却於海上暫徘徊

嘗選倡妓之有姿色者入內曰興清留侍者曰地科
清經幸者曰天科清分設閣院二曰聚紅曰蕾英曰
趨香曰含芳曰翠春閣曰繪絲曰清歡曰彩霞掌樂
院曰聯芳棄民舡曳入慶會樓連結池面作彩棚於
其上 一曰萬歲二曰迎忠三曰鎮邪三山高聳窮極
闕壯宮殿寺宇聯絡隱映結構彩華之具皆出於市
自製詩曰壯氣仙峰聳碧霄神鰲靈寫應時調群英
感宴忠臆冷孤鬼囚幽譎膺焦霧閣裝姿龍舸迥雲
梯歌管鳳樓遙是非留翫勞民力都為東朝表壽饒

又令文官以三山立名之義製詩為額卒興清遊宴
其間

俞好仁

字克巳号潘溪咸陽人成廟朝登第選
湖堂歷掌令為親乞陝川郡守卒

潘溪乞養為山陰縣監嶺南方伯拜辭 成廟引見
曰予故人俞好仁見任山陰縣監卿其斗頓方伯不
奉旨竟以不恤民隱哦詩不輟罷黜去 祖宗朝好
氣像於此可見公在縣每值春和出遊山谷民傳言
上喜遊觀公有詩云城南城北闌雞豚賽罷田神穀
兩昏太守遊春勤勸課肩輿時入杏花村名竹枝
公每乞歸省老母 成廟不許一日公辭故 成廟

親餞酒酣作歌而歌之公感泣左右亦為感激異日
公不辭而故 成廟密遣人迹其行曰予念之未忘
于懷渠亦念我乎奉命者延及之至一驛亭公登樓
北望夷猶久之遂書一律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
同還奏其狀 上曰然渠亦念我遣中使延餞于洛
川亭 上命中使酒闌後以目前所見難於形容者
為題呼韻賦詩取來中使 上教以江邊燒木所載
舡為題呼韻公應拜曰斫盡春山萬木青滿舡橫載
泛滄溟幾驚鷓鴣烟霞夢來泊清江細雨汀中使復
命進詩 上嗟賞久之

公在玉堂恩願特優學士無比每月夜從宦者數人
遊慶會池中小舟莖受五六人獨公從之有若唐玄
宗之待謫仙也公以校理約直上從小宦侍一人
夜臨直宿之房公驚起上命只著細帽而坐從容
談論上見其細衾露破絮黃染色退上曰爾歷
官清要儉素如此可尚也即命宦者持御被來曰以
覆之去此與唐文宗幸常綏同恩寵也

上愛公之詩才惠澤日隆終不至大官蓋察其器不
堪為宰輔也時人以是服上之用人各盡其才也
東都雜咏曰查仁丹寫白雞祥徐伐輸來異姓王莫

道一十瓜瓞遠可憐飽運早淒涼野睡彈丸黑痣中
區人鼎峙勢終窮熊洋浪水三千里一統雄圖屬
太宗入闕歌舞太平衣鍾鼎千門化日暄花萼輝光
真骨宅沙堤冠蓋角于蟠將軍白骨化蒼苔甲襟
弓弦百戰來一曲陽山都護裡劍光閑却彌鏤冶
上元糲飯競千坊書出池邊事已荒士女但怵無箇
事惟將蹴鞠答春光八月金城月正圓織仁麻桌
闌婣娟會藉淒浙嘉俳夕兩部風光尚宛然一點
飛來碧海頭月中殘裊冷颼仁裁為天上紫鸞曲吹
徹瑤池十二樓雲開海上外客郎萬舞回風殿八

琅紫袖鳶肩歌數闋東京明月更茫々 軒天撼地
踏三光河岳英灵聳萬方浮世石羊興武墓西風黃
葉上書庄 明活城中麋鹿多瞻星垣畔夕陽斜佳
人巧捨昭華館嗚咽吹殘玉樹花 荊棘銅駝九陌
非軟紅今化劫灰飛乾坤百變無餘物留得鰲山碧
四圍雞林故事說盡無餘 松京雜咏曰茫々海國
水連天黃屋艱危四十年咫尺松京朝霧隔摩尼山
上暗烽烟 白日西沉性命屯蜀山萬里泣孤臣四
朝苦節風霜裡一段絳綸髮似銀右李益齋圓頂方袍汚
廟堂大庭白日昏忠腸長沙萬里瘴烟崇終使公亾

道不亾

右李存吾

公之喪也魚得江銘曰久矣黃壤埋此白壁四十年
來但一瓦石清廟之祀藍田之出一團和氣溫而有
粟德行既備文章餘事漢郭有道宋陳处士石雖爛
矣萬古香名我不設墓無愧於銘

蔡壽

字耆之二十司馬翌年文壯成廟即位歲
也中廟朝官至仁川君還老咸昌六十七卒

公對策館試會試殿試皆第一至今士林傳誦五年
之間自玉堂超承旨世以為一舉首登龍虎榜十年
身到鳳凰池者謂公也好讀書雖疾病未嘗釋卷不
過數遍成誦平生酷愛山川罷承旨後與成公倪遊

金剛大憲後遊俗難行具艸如布衣時惟以琴酒
有隨山僧以老措大目之

公有孫曰無逸五六歲時夜抱而卧先作一句曰孫
子夜二讀書不無逸對曰祖父朝二飲酒極或云此
鄭林塘祖孫所和唱也末詳仁川君又於雲中抱行
作一句曰犬走梅花落無逸對曰雞行竹葉成無逸
亦登科

柳洵 字希明号老圃文化人靖國功臣
癸亥領相能文章賜几杖謚文僖

成廟朝嘗為副提學 上命召下美人國令賦詩以
進結句曰君王自是疎群色展画猶應寄一嘆 上

稱善命工粧續為簇

老圃書三體詩云無邪三百最精英詩到唐家亦大
成獨笑江西傳晚派強將排此賭虛名此可與論詩
者也

忠簡公南智第二子內瞻副正侔之卒也老圃挽詩
曰奕台台衡胤風標自不羣世方資幹局人遽歛精
魂冥莫知誰在賢愚豈更分都門送丹旌哭向廣川雲
或云柳慎汀所作

曹偉 字太愚号梅溪昌寧人成宗朝登第選湖
壺官至戶曹叅判諱死順天裕及泉壤

梅溪謫去順天時錄重遊藏義寺詩寄許右相獻之

曰匡山讀書處重到意悠哉花氣薰金地茶烟颺石
垆魚跳戲碧澗鳥下印蒼苔彷彿三生夢夷猶晚未
回叙其後云偶閱書篋得此詩幷乃壬子三月同蒼
之叔強次韻獻之克已遊藏義寺所作也自壬子距
今僅十稔而次韻克已下世余與可行流落海隅追
念往日恍然如夢世事之難常悲歡之易變可勝慨
耶復次韻以寓感傷之懷云十年歡笑地回首意悠
哉袞袞登蘭省明仁隔夜垆龕燈明石龕山雨濕階
苔歷歷追前事猶應夢屢回辛酉三月書于昇平之
簷菑亭

詠女史詩賈后曰馮荀嫁禍夕陽亭烈仁南風涕四
溟晚向金墉悔繫狗胡塵吹滿洛陽城楊妃曰按
舞霓裳法曲傳華清宮裡小春前寒酥暗與胡兒戲
又向三郎覓洗錢

顯松廣寺詩曰問渠何事占長閑雲水深仁福地寬
舊業未拋猶是累未應嗔客未休官蓋反灵徹詩意
而答之也

公嘗曰余讀崔文昌人間之要路通津眼無開處物
外之青山綠水夢有歸時之句想公襟抱飄然非
塵寰中人也

東國無樂府作者獨梅溪謫海上見時事感慨依鄉
多賦樂府以見意故今錄之中秋對月依舊寄叔強
憶秦娥詞云中秋日暮雲飛盡清輝徹清輝徹江南
漢北茅簷魏闕年二月月色今宵別共看千里應愁絕
蓋坡舊約不堪重說 清明出遊城南點絳唇云寒
食清明綠楊芳草分無情緒小橋和雨開遍村口樹
好欲撥開愁跨馬垂鞭去城南路隔林人語佇立斜
陽曠

戊午之裕公朝京未還燕山命越江即斬行到遼東
有鄒源潔者善卜就問吉凶只書一句曰千層浪底

翻身出也須岩下宿三宵未解其意到江知李克均
營救尺杖流頓天病卒返葬甲子裕起追錄前罪剖
棺斬屍暴之墓前岩下三日

出思齋集

金駟孫

字季雲号濯纓清道人湖堂官至獻納戊午史禍

成廟朝登第送禍被贈恭承旨

先生在書堂也 上賜四十八詠使之和進先生跋
文以獻蓋四十八詠即咏四十八種花卉也先生姑
捨花卉之鮮明推廣物理之無窮曰此著彼以小喻
大或喻君德或言治道或以玩物喪志勸以主敬達
順此實陳善開邪曰事納忠之意而亦覩他一箇大
青襟包得許多也

濯纓先生以文章自名文集盛行于世而詩則罕傳
三嘉縣規水樓有一律云一縷溪村生白烟羔羊下
括漫爭先高樓樽酒東西客十里桑麻南北阡句乞
有聲遊子拙杯斟無事使君賢倚欄更待黃昏後規
水仍看月到天次權睡軒韻日晚泊沙汀葉已舟紛
紛去馬與來牛江山萬古只如此人物一生長自休
西日已沉波渺已東流不盡思悠已停舡獨立曛黃
久掠水飛回双白鷗又付與從天喫鼠肝榮華瞥眼
等閒看輸心莫道交情熟失意休言世味酸文字不
隨餘子媚林泉終卜此身安多君骨鯁詞源激宦海

文瀾共渺漫詩典文孰優規者詳之

南止亭挽其遷葬詩曰鬼神茫昧然天道諒難知好
惡與人異禍福恒舛施悠已此宇宙脩短同蔑咨為
知彌饜樂不易南面治達規付一苑浮雲何渺瀰獨
憐名世人其出每逢已契闊數百年乃得一見之見
之又不過至治寧有期吾生亦何幸得與君並時文
章漢西京人物宋豐熙此下有十九句又陂垞城東土艸已
難掩屍情鍾有子孫卜兆謀遷移君今九天上俯視
息相吹為蟻既不擇况朋彼與茲人間自區已為便
歲時祠淒涼木川縣中有山逶迤他年纂圖誌錄墓

當不遺

金大有

字天祐号三足郡孝克一之孫提李駁孫之子坐叔父濯纓之禍謫湖南丙寅改玉

息叔丁所中直赴科拜正言不就除棗原三月弃故隱雲門山

曹南溟誌其墓以蓋世之雄天下之士稱之又曰容
容大雅討論經史之弘儒侷侷長身射脚不違之豪
士也雲門山水遊世無悶以考終其終也使歌兒舞
女奏樂而化其氣像可見

申從漢

字次韶号三魁堂叔舟之孫成宗朝登進士及第重試皆魁選湖堂官至禮曹叅

判奉使燕京回到松京卒

近世有京妓上林春以能琵琶擅一時嘗為申叅判從

漢兩眄申贈詩曰第五橋頭楊柳斜晚來風日轉清
和絃簾十二人如玉青瑣詞臣信馬過至嘉靖年妓
已年過七十倩李上佐畫其事寫申公詩其上仍乞
詩於縉紳鄭湖陰乃題一律其小引曰琵琶妓林春年
七十有餘其技不衰感傷旧事放撥殞淚故弄調多
怨每來乞詩欲留名身後憐其堅志為書一律云其
詩曰十三學得猗蘭操法部叢中見藝成遍接貴遊
連密席又通宮籍奏新舞嬌驕過雨花間滑細溜侵
宵碯底鳴才調終漸白司馬豈能高婦壽佳名金墓
齋題絕句曰容謝尚存傾國手哀絃弹出夜深詞舞

群似怨年華暮奈爾浮生與老期諸公多和其韵聯

為大軸噫妓之奇遇殆不在黃四娘諸婦之後矣

日出夫素因詩曰東方碧海蘸天濕鰲極浮如覆

笠批渺冥扶柁枝頭雞一拜萬縷丹霞吹水立批宏

羲和子女獨西行浪底敲日玻璃明幽遊火龍擎出

黃金輪非濕非李霓旌絳節紛縱擯人間更漏過未

畢三十六宮夜如忝始入蘭房香夢春睡酣室欄十

二湘簾密何等須臾千門萬戶闢一抹晨光射天赤

擲美到者因使我雙眼開恍然身在琅琊台秦橋鞭

石血未乾羨門安期安在哉兩袖仙飈冷似水吾欲

乘此規蓬萊感唐來作

申潛從漢之子也字元亮歸靈川子能文章善書畫

進士吐元 中廟朝登賢良科拜翰林尋罷榜還收

紅牌仍失其白牌為詩曰紅牌已收白牌失翰林進

士揔虛名從此戒嗟山下老山人二字孰能爭後受

杖遠窺蒙放歷典州郡陞堂上而終國制凡登科給

紅牌司馬給白牌故云

李青蓮次二友堂中靈川潛韵曰北嶺林壑拱揖來

南山蒼翠望中迴一村樓觀家仁好獨爰菴堂真地

閱靈川元韵曰二友堂中偶入來層軒從倚却忘迴

最憐月出山如畫落日烟鬟照耀明

三魁子抗年發髻鬣已能詩令題山水畫應拜書曰
水落沙明秋氣高隨陽征雁下叢芦更看烟雨蒼茫
外一髮青山是我廬三魁歎曰此兒他日必作大家
尚成廟第一女惠淑翁至三十一而夭

崔溥

字淵之号錦南羅州人成宗朝登第選湖
堂官至司諫奉使濟州奔喪飄風遍覽中國
山川而還燕
山甲子被唐

錦南文詞簡古而詩則非其所長然嘗讀宋鑿作絕
句云挑燈掇讀便長吁天地間無一丈夫三百年來
中國土如何付與老單于讀此詩者咸歎其慷慨奮

勵之氣公少年場屋中作綱目賦奇偉動盪有凌雲
之氣洎羅士禍謫居福川自鄴蘿菑山人嘗寄橘亭
詩云江路尋春晚思君步月時年二山澗曲随分有
生涯公與柳城隱相善仍拜城隱之父城隱既沒其
孤希春往請學公贈詩曰君當謂我兄我謂君如弟
悠二俯仰間對面今三世末句暗使韓退之馬殿中
墓誌之意公為司諫鄭光弼南袞為左右正言公顯
詩稷軸其末句曰後人指點摩挲处某也回邪某也
忠公之此詩雖或偶然而成味其辭意似專為二公
而發者君子一言為忠邪之鑑戒其可畏哉

李冑

字冑之号忘軒固城人成宗朝登第選湖
壘官至正言燕山時流珠島克死

公以書狀官赴中原登通州門樓題詩曰通州天下
勝樓勢出層霄市積金陵貨江通楊子潮孤雲秋落
渚獨寓暮改遼鞍馬身千里登臨故國遙中國之人
揭懸板稱之曰獨寓暮改遼先生咄二副王孟也
公之詩最沉着有盛唐風格如望海寺朝日噴紅跳
渤海晴雲拖白出巫閭甚有力安邊樓頭凍雨斜連
千嶂雲飢鳥驚叫一林風老蒼奇杰又海印寺蒲葢
苔深涼意在渚蓮風度好香聞登高醉借紅顏酬杰
葉老將華髮負黃花等句說景餘無寫山樵談云公

謫珠島日贈別李浪翁詩曰海亭秋夜短一別復何
言怪雨連鯨窟頑雲接鬼門青銅衰髮色危涕滿衫
痕更把難騷語憑君欲細論其移配洛州日將發船
舍第延至選咏一詩以訣曰強傳鳴櫓痛平生白日
昭日照弟兄若教精衛能填海一塊耽羅可涉行千
載之下令人隕絕金慶林命元為舍兄道之如此本
集無有

姜渾

字士浩号木溪晋州人成宗朝登第選
湖壘泰靖國功臣晋川君官至判中樞

姜木溪嘗往嶺南眷屋山妓銀台仙及還駭劉夫乘
驛先駭持寢具已過去公與妓宿於驛舍贈詩云夫

素館裡一場歡宿客無衾煖燼殘十二巫山迷曉夢
驛樓春夜不知寒又云姑射仙人玉壺肌曉窗金鏡
画蛾眉卯酒半酣紅入面東風吹鬢綠叅差又云雲
鬢梳罷倚高樓鐵笛橫吹玉指柔萬里關山一尺月
數行清淚落伊州妓至嵩州始別去公踰烏嶺小憇
遇星山書生姓呂者自京還鄉公欣然共飲裁書寄
妓曰吾與娘素不相識接神交於千里之外豈有宿
緣歟高山別後薄暮到幽谷虛館聞寂簷溜玲瓏挑
燈兀坐隻影徘徊此時情緒不必言也明朝踰嶺澗
水淙溪山禽響荅魄酸骨冷不能為依雖欲聞娘玉

遂一拜其可得乎妓以公詩及簡作屏風公素有筆
法醉墨交輝若斜龍蛇士輩之南行過是州者莫不
求見曰以饋遺以自給云妓年踰八十每逢人輒說
綠叅差變為白叅差矣泣然泣下

廢主誰荒亂亦喜詞藻姜木溪父為知申事嘗以寒
食園林三月暝落花風兩五更寒為韻命近侍製進
木溪為魁詩曰清明御柳鎖寒烟料峭東風曉更顛
不禁落花紅襯地更教飛絮白漫天高樓隔水捲珠
箔細馬尋芳耀玉韉醉盡金樽故別院鞦韆搖曳酒
欄邊主大加稱賞賚物甚多公曰此不振云

題臨風樓云試唸佳句發天慳正值樓中吏牒閑紫
燕交飛風拂柳青蛙亂叫雨昏山一生毀譽身多病
半載駘馳髮欲斑黃閣故人書斷絕客行寥落滯鄉
關至今傳誦

申用漑字漑之号二樂堂
典文衡謚大景

文景天安豪邁性嗜酒嘗養菊八盆方秋盛發置在
堂中高與樑各公愛其馥郁賞玩不輟一日謂家人
今日當有八佳客來備酒饌以待之日將沒寂然無
客家人稟以已具公曰第小待之月既入堂花光燦
爛公始呼進酒指八菊曰此吾佳客也各陳盛饌公

曰戒當行酒以銀桃盃各進二盃而罷公亦醉矣高判

書荆山儲腹彭亨飲食無人方在戶曹一日謂下吏
明有相識赴外任我當出餞於幕萃館設帳幙具酒
饌以待明早食訖促駕以進一吏奔告曰今只有大
浦萬戶拜辭而路由東門外云公曰此吾故舊曾有
約何相瞞也命進一大盒及饌筭連舉鍾筋而一盒
空公又進一盒各以一鍾勅錄事及書吏公必對酌
視之一盒猶在也公曰豈可不勅主人自館門第一
柱舉鍾以初有若酬酌者然三盒並傾微醺而返涪
溪曰文景之舉出於若辨相與不氣像可尚高公不過
欲充酒量况公私所辦相與迥異可謂此豪而彼廉也

逍遙亭題咏云落葉歲秋聲斜陽映半山之句蓋用
賈似道王安石之事故沈貞不刊於釘板中而亦不
敢害之云沈貞構逍遙亭通亦一時名作懸板朴訥
翁詩云半山排茶俎秋聲闌樽孟貞遂拔

去

鄭光弼

字士勛東萊人成宗朝登第官至領相
謚文翼力救已卯士流世稱賢相配享

中宗
廟庭

公謫于金海其途中詩曰積謫如山竟見原此生無
訐蒼天恩十登峻嶺殘垂淚三渡長江狝浙愧漠
遠山雲潑墨茫茫大野兩翻盆暮投臨海東城外茅
屋蕭々竹作門信乎有德者必有言也其孫林塘相
國家傳詩法真審言也有甫也

東洲牙城錄曰鄭相國舊謫此地終致大拜故有詩
去江潭寓路接沙堤黃閣朱厓出外各力零雷霆扶
社稷身傾霖雨慰黔黎

公竄金海李公荇竄朔西金女老貽書二公曰觀朝
廷意必不相貸莫如早自決李公放飲成疾而卒公
笑曰朝廷以老臣有罪朝夕誅殛則當伏國典以一
勵百可也况死生有命彼焉能殺我哉畧不動心及
丁酉安老伏辜以領中樞即還洛中僮僕持朝報倍
道徃中夜至謫所足齏口燥僵仆不能言子弟惶惧
探囊中消息乃吉語也即白之公曰然乎雷息酣寢
公詩傳世者甚稀有五言近體二首其住峰詩曰漠
漠山雲靉茫然京國餘青故原上艸紅蠹澗邊花萬
象皆春色孤生感物華山僧情獨厚霖潦亦未過偶

唵曰搖落盆山暮寒江內海流魚龍回永夜風露動
高秋獨寓猶高邁群鴉得自由故園千里遠心折此
淹留

通事鄭和公之庶子也公之宅有梅樹公之壽辰正
梅花盛開之時鄭大提准吉嘗與諸族飲梅樹下各
賦詩感舊和先有詩曰三十年前植此梅年年長向
壽筵開至今摧折風霜後每到花時不忍來諸公垂
泣閣筆

李鼈

字浪仙 号藏六 慶州人
補彭年外孫 登進士

燕山戊午母兄鼈以佔俾齋門第竄于羅州相與泣

别于郊自是不復赴舉家于黃海之平山名其所居
堂曰藏六常騎牛載酒携鄉社耆老或釣或獵或詩
酌酒日曛忘返每飲而醉亡而歌或涕泣以悲雖妻
妾僕隸亦怪其所以病革遺命不擇地葬于前麓嘗
作放言詩曰我欲殺鳴雞恐有舜之聖雖欲不殺之
亦有死之橫風雨鳴不已舜死同一聽善惡各攷亡
不鳴非雞性

李鼈

字浪翁 号再思 堂鼈之兄
選湖壺官至禮正 戊午杖流 甲子賜死

次百祥樓韵曰半簾踈雨冷侵樓瘴海腥烟午未收
萬古湖山成勝槩百年天地入搔頭江城秋晚霜敲

葉野渡潮生浪打舟一抹斜陽散棹遠好風吹送白
蘋洲浪翁常遊金剛力破流傳記異之說杜妄言
惑衆者口而折之以正理曰著格物物格說以曉之
濯纓於文少推讓而見金剛錄曰無以過也

鄭希良

字淳夫号虛菴山初登第拜翰林選湖
陸預知甲之禍托以沉江迹既遊世不知

公博學能文章治易善數性卓潔寡合登第仕翰林
年三十七丁憂結倚廬于豐德縣占推步俯察仰觀
知時事將亂思欲脫身邁迹有山僧往來相與定謀
時亡柿登山隴負手徘徊入則垂泣齋僕以為思其

親也五月五日山僧至希良乃遣僕隸涉遠樵採便
與逃去入暝人還亦訪追到祖江塢則但有喪冠屨
杖而已時以為赴水死也後數十載慕齋先生為按
察止驛樓壁上有題詩云風雨驚前日文明負此時
孤筇遊宇宙嬾關並休詩墨迹尚淋漓先生大驚詢
于驛吏對曰俄有雲衲老僧携二沙彌登樓吟眺館
人揮之使退不肯去望見驕僮徐下樓先生知其為
希良也急散騎士旁搜不獲先生後遊一寺見壁間
詩有鳥窺頽院穴僧汲夕陽泉山水無家客乾坤何
處邊之句亦以非希良莫能也然頭顱居止了無拜

聞猶賂賓王之於唐世也

思齋
據言

退溪於三嘉縣遇一僧與之論易應對如流所見甚透退溪疑之謂僧曰鄭希良為僧去今必老矣目今時事無虞何不更仕乎僧曰希良雖不死不服親喪不孝也棄君而逃不忠也不孝不忠何敢更行于世言訖辞去曰將宿于後山草幕退溪尋悟之使人尋之草屨已做裝而遁矣

有金倫者少時遊平安道香山等處逢一方外士名李千年者徒行遊歷諸山幾六七年得授數術以覲父母辭還嶺東本家仍推斷人吉凶禍福百無一誤

千年與倫期於己酉年來江西縣之九龍山待我云手書贈詩曰八十山中老三彭已掃除人間應不夢寫伴意無餘雲榻蟾光冷雲牕日影疎誰知無累鑑萬代自清虛歲丁卯月指春暮既望日松竹處士愚齋記又至丹溪驛贈詩曰偷閑一迹是天遊箇裡風光挽客留啄木峰高天若近秀林亭下地疑浮二娘魂魄千年事九曲江拜萬古流骨海久牽塵累擾丹溪此日洗吾愁其侍奉小奚年可十三四亦手書贈詩曰天地無家山水客生涯一句意何如苔痕山路白雲鎖月影清冷并影疎又書一詩曰碧山雲萬

墨滄海濶無邊為問緣何事歸心北闕懸
十年詩格高古筆迹奇健至於倚兒詩才筆法亦不凡非尋常
方士明矣又四方山僧云異僧往來諸山或曾識希
良之顏面者分明認見或云長髮為居士秘迹往來
棲於諸山或贈僧詩句流播於世人爭傳誦金倫常
從行見其師生年月日時甚詳及來京師有申判事
景先好卜書錄士人達官五行常自推卜驗之希良
五行亦錄於其中倫往訪景先坐談問仍閱其書錄
至希良五行忽大驚曰是吾師李千年八字也以此
知希良不死至今生存云

出思齋集

淳夫謫在龍灣曹神赴京過之為算命曰贈別詩適
菴行李宿菴糧驢背天涯歲月長曾內扶乘觀出日
重歸上國似還鄉卷中鯨海踏深碧囊裡燕山東老
蒼直待秋風生菊塢一篇疎雨話連床
昔有數三儒生携婉婉會于山寺酒闌醉卧有焦
桐倚壁有僧自外來者容兒顰黑衣裳藍縷暗書琴
底曰鷓鴣絃鐵撥撼高堂玉指纖亡窈窕娘巫峽啼猿
哀淚濕衡陽故鴈怨拜長凍深滄海龍吟吐清澈踈
松寫夢涼曲罷參橫仍月落滿庭山色曉蒼亡目忽
不見時人以為非鄭虛菴不能也

震菴謫中釀酒自飲不漉不歷名之曰渾沌為古也
醉則輒鳴亡而歌其歌曰我飲我濁我全我天我乃
師酒非聖非賢樂其樂者樂於心不知老之將至人
孰知予之樂是酒也其一聯曰百年通計夏多日一
歲中分笑幾時深識世間憂樂在謫時辛酉元日題
詩曆上樽前屈指新年換老去闌心舊歲除已覺春
風持木德猶欣喜氣占金雞自註辛酉幹金支屬雞
納音亦木故戲及之

或人以君之沉江事疑之若以成言為然則君必御
冷風餐赤霞振衣於千仞之岡羈窘清苦有甚龍盆

之謫予將携筇叩雲觴君冲虛之館畫携所述而還

之序本集

任熙載

字敬輿号勿庵豐川人士洪子一咸廟朝
登第官至司諫後與寒暄同日死

任熙載士洪之子 成宗朝駙馬崇載之兄也善書

函嘗題祖舜宗堯自太平一絕于屏風燕山一日猝

幸士洪家見屏問之曰誰所書也士洪對以實主怒

曰卿子不肯人也吾欲殺之於卿意何如士洪曰此

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遂被禍成曰熙載嘗諫其父

故士洪故不悅而譏殺之云

燕山欲有所為輒以小簡問諸士洪必指導稱意

熙載之被誅也揣知燕山意即日設宴食肉動樂無異平時燕山覬知益幸之士洪小子崇載奸巧亦如其父時人有詩曰小任崇載大任洪千古奸佞是英雄天道好還應有報從知汝骨亦飄風當時有碎骨飄風之刑故云

鄭麟仁

字德秀第官牧使

朝登

公面如白玉議論不群非其人不交謹重有雅望燕山時為典翰端午帖子詩曰宮人閑事捕蠅帚玉上那生一点瑕云云燕山怒曰麟仁刺我信譖故歟洪虛白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非敢為譏刺也燕

山佯愛曰然則愛我者俞陞堂上後日文臣試射鄭居首燕山曰文武全才也特授濟州牧未幾索白足的類馬不得遂以逆命誅之

成重淹

字秀文以弘文侍選湖壘死於燕山甲子之禍

秀文初謫河東次曹梅溪詩一聯云往事春泥鴻著印浮名滄海竟無痕後終于謫所豈非讖歟

初謫憐山詩寂寞憐山鎮酸寒竄逐身丹心空戀闕白日更思親禍福非天意窮通問我辰一觴還得興不復枉傷神重到憐山詩云輒被金雞赦重為白首囚冰霜圍旧宅桂玉起新愁行止非人力窮通與道

謀龍灣奇絕景天意盡冥搜

李宜茂

字馨之号蓮軒官司諫

謫中兩夜詩去箭秋連一兩永夜泣孤臣不死釋明
主無家作遠人年光吟裡老時態坐來新何日金雞
放故歎得此身

蓮軒為詩文操紙筆立就略不經意嘗過咸興几嶺
詩曰石逕穿林高復低溪流决口細繻蹊幽禽笑我
忽口過閑倚岩花自在啼開致可見容齋即公之子
也其文章蓋有所自來云

金千齡

字仁老慶州人燕山時連魁進士及第選湖堂官至直提學早卒甲子之禍與焉七

絕三首
在詩刪

兒時抱在其祖膝上適有客得句曰雲收天際孤輪
月使其祖公對未及兒乃拍祖公肩曰何不曰風定
江心一葉舟乎聞者奇之及長其永濟道作曉起等
篇膾炙一時

權健

字叔強年十九登第其年賜暇湖堂歷藝文提學知中樞

謫居思家詩曰舉案當日敬如賓黔婁自合忘其貧
悔殺伯宗昧所戒不把牛衣蔽一身遙憐驥子學語
時懷祖膝上成短詩只應今夜長安月獨向閨中空
自悲

朴閣

字仲悅号抱翠軒高灵人燕山時十八登第
選湖堂官止修撰甲子被禍年二十六詩格
甚高

南止亭袁家于白嶽麓其北園有泉石之勝翠軒每
與李容齋苻携酒往遊止亭以承旨晨入夜歸輒不
得偕翠軒戲名其岩曰大隱瀨曰萬里蓋巖未為主
人所知那以為大隱而瀨若在萬里之遠云甬嘗大
醉題詩于岩石曰主人官高勢薰灼門前車馬多伺
候三年一日不窺園倘有山灵應受詔又曰主人有
金玉什襲豈輕授緘滕固猶守夜半未信溪山移白
晝又與容齋飲于止亭贈詩曰昨過萬里瀨偶逢春

啜後老兵失亦可猶幸得吾友溪山自青眼禽鳥如
相誅舉杯聯好詩未覺日已酉松間聞喝道幽趣忽
鹵莽迫則斯可耳寧更踰墻走相持還劇飲蒙不辨
誰某坐見玉山摧旁人爭拍手

翠軒詩曰故國迢迢隔萬山荒村寂寞客羶寒風霜
湖海長年別夜兩樽前一日歡今古成嗟咄行裝飽
苦辛心知皆遠謫面識小相親樂事年亡減塵機日
日新邇來秋釀熟邀醉止亭人此二詩見遺於本集
以元韵附在虛菴稿恐其埋沒錄之

李容齋在巨濟謫中感念存沒作詩悼之曰斯人合

在白雲鄉一謫塵區海變桑痛笑廣陵今已絕此生
無復聽滅洋

南止亭嘗言金駟孫之文朴闇之詩不可易得此語
誠然朴之詩雖非正聲嚴鎮勁悍如春陰老樹之句

學唐纖麗者安敢劇其壘乎

惺叟詩話

容齋把翠少時齊名而容之仰翠有若不可企及使
之天假其年則其見重華使不但容齋而已或云國
初以來專尚東坡而把翠忽學山谷故儕流皆屈服
云此說近是其詩中天應菊亦之句似黃然窮甚似
難遠到

和擇之詩曰深秋木落葉侵闥戶牖全輸一面山縱
有杯樽誰共對已愁風雨欲催寒天應於我賦窮相
菊亦與人無好顏撥棄夏悵真達士莫教病眼謾長
潛福寧寺詩曰伽藍却是新羅日千佛皆從西竺來
從古神人迷大塊至今福地似天台春陰欲雨鳥相
語老樹無情風自哀萬事不堪供一笑青山閱世自
浮埃 諷誦擇之詩感和曰詩情徃徃猶能甬酒興
時口未要禁晚內此間聊可托曾於世事已無心青
臨書帙山長近寒擁柴荆雪正深誰識微熏散清
咏北風吹日欲西沉寄擇之曰黃菊花開撥悵抱青

雲人遠廢追尋風從木葉蕭口過酒許山妻淺口斟
使有兩螯吾已足誰將一事更相侵知君擁被寒如
鐵夢不能成只猶吟永保亭詩曰地迫未窮千頃海
山開猶約一頭潮急風吹霧水如鏡近浦無人禽自
謠客裡每為清境惱日邊更覺故園遙苦吟不去處
新語愁見落暉沉遠霄又地如拍口將飛翼樓似搖
搖不繫蓬北望雲山欲何極南來襟帶此為雄海氛
作霧仍成雨浪勢翻天自起風暝裡如聞鳥相叫坐
閒渾覺境俱空又憐我朝來獨吟處一竿初日上簾
旌風帆飽與潮俱上漁戶渾倚岸欲傾兩後海山皆

秀色春還禽鳥自和聲客中奇勝唯須句半世文章
不要名

李容齋哀辭云哀哉仲說生不淑兮云云頌云權門
衆趨伏方君發其奸抗累績兮何負於朝係牢獄兮
人二其行君愈篤兮自我捐之反而緇兮云云才患
其多禍之逐兮上天普昧孰究鞠兮金珠焜耀被輿
僕兮妻子煦濡澤九族兮哀哉仲說胡不穀兮淑人
早殞塊處獨兮重以竄迂南海曲兮毒霧冥口亘墊
溽兮魑魅嘯羣躄虺方狂狴信口麟鼈鯨兮鷗梟
刺天嚇鳳鵠兮哀哉仲說躋且跼兮時耶命耶及極

桔分東市日迫天地覆方仰空再笑神色甫分

在海東
辭賦

金壽童

字眉叟金礦之侄丙寅拜
領相謚文敬為靖國功臣

遊妙寂寺詩云山色侵陔坐苔紋沒短碑架岩蘭閣

迥跨澗石橋危 挽袖掃壁要題詩文章簡古筆法

適勁一時申學士從漢齊名而其遺藁未得刊行于

世惜哉

李荇

宋梓之号荇齊德水人燕山時年十八登第
選湖堂典文衡官至左相謚文定詩為大家

公兒寢性不喜梳洗 上嘗於燕閒問曰聞卿居家

不梳洗然耶公對曰臣家有祭祀則臣常梳洗 上

大笑天使唐阜之來公為儂相鄭士龍蘓世讓李希

輔為從事天使見公貌醜常厭近接天使行到安州

登百祥樓賦五言律送儂相使和之公方醉睡諸從

事先搆以待容齋睡覺揩眼視之乃曰老夫當改下

即口號書呈其押坤字曰二水分為坎三山斲作坤

天使見之稱賞曰真是奇語更加禮遇公謂三從事

曰如我遠接使後亦有之如諸君從事後難得矣其

時從事之得人可謂盛矣

我朝詩當以李容齋為第一沉厚和平淡雅純熟其

五言古詩入杜出陳高古簡重吾平生所喜咏一絕

曰平生交舊盡凋零白髮相看影與形正是高樓明

月夜笛聲淒斷不堪聽無限感慨讀之愴然惺叟詩話

公少時見一宰相家出一班竹障子求詠於他老臣

公方呻吟未就公先寫一絕曰浙瀝湘江岸蕭口班

竹林這問難画得當日二妃心諸公歎服以為雖老

作不如遂題之

容齋咏朱雲詩曰腰間有劍何須請地下無人亦足

遊可惜漢庭槐里令一生唯識佞臣頭古今咏朱雲

者無此意思雖置之唐宋集中無愧矣正德天使到

東坡驛戲題一句曰東坡謫南海胡為此來我促儂

使續題詩容齋為遠接使即書其下曰敢為百東坡

無乃一者來天使極歎賞蓋百東坡出自坡詩用事

極切容齋為遠接使李希輔鄭士龍蘇世讓為從

事官在龍灣戲成赴燕使別妓詩容齋作首句曰來

來去口揔非情屬諸從事尾之李鄭蘓各占一句曰

快馬長程紅袖輕辛苦鴨江口上石前行纒破今又

行凡赴燕者鴨江餞別時拾江邊小石各分其半與

情人為驗乃故事也東坡詩曰辛苦駟山山上土阿

房纒廢又華清結句蓋出於此也廢凡赴燕者到鴨江上必與

情人剖石分持以為是時相信之資故閑立若舍仁

赴京時到此有詩云芳草天涯飲夕陽客行無語馬嘶長多情獨有江邊

石解入佳入小錦市

唐天使鼻白銀灘詩云江水浩口去好灘浮白銀無
乃守國禁棄捐向通津蓋以我國禁銀故也李容齋
和曰名銀取其色此水豈生銀今日玉人過更互名
玉津世多稱也

公為遠接使在路遊香山聞天使過江馳近於定州
公貌又不揚天使怒不禮之及見其和詩天使書與
副使曰此人詩壇老將慎勿輕敵去文詞之華國其
重如此

嘉靖天使唐鼻來容齋為僨使初於讌接交酢舉學
前揖鼻輒申手執其臺少推之俾稍却立似有厭近
之意天使有飲酪詩容齋連次四絕曰柳下甯中定
自和休論酪性更如何芳名得上詩人句已比尋常
酒德多 藍梅今日不須和奈爾殘傷真性何若使
次公知此味當時未必戎無多 一椀嘗來返太和
新詩得意妙陰何若待麩簾論優劣一段天真汝自
多 香粳空乳共調和滋養工夫捨此何熊掌從來
非所欲子輿之論有誰多自是交際款昵常稱詩壇
老将 容齋嘗以僨相接華使于閩西時天寒雪零
華使以赤溝姜押韻溝姜即定州地名也戎有以奎
姜押之者容齋方與華使對坐至姜字頗沉吟未就

松溪權應仁以學官在傍磨墨曰此墨黔婁古黔婁
古即方言黑也容齋始悟即書肩聳似山吟孟浩
寒如鐵卧黔婁使深加歎賞

中宗大王

嘉靖壬子癸未年間 中廟潛邸時侍學臣金守愚
為延安府使 中廟特賜詩曰貴府東亭聚遠樓名
流千載不堪休春花秋月添人樂蝶舞鶯歌解客愁
青艸湖前黃雀戲金蓮浦上碧波流錢塘勝景都存
此太守乘閑賞釣舟萬曆庚辰九月九日臣尹斗壽
識曰雲章一篇雖一時偶爾之發而海外艸木得與

被 昭回之光萬世如一日嗚呼盛哉臣得於老史

野史中謹刻以金字籠以紅紗掛諸楹上

列聖御製不載

南衮

字士華号止齋軍寧人 成宗朝登第送湖
堂典文衡官至領相謚文景造己卯之禍後

制

止亭按湖南作招宦者辭其序曰完山妓有朝雲者
誦歸去來辭引喉宛轉能作洛下書生咏唇齒牙舌
清濁高低了口不差聽之令人忘倦一日雲誦一篇
問余曰此何人所作其意云何荅曰晉處士陶淵明
棄官故來自述閑適之意而有此作雲曰賢哉若人
吾俚唱中亦有這般意思仍作唱曰試為尊官唱之

余乃倚其拜而譯之曰富貴功名可且休有山有水
足遨遊與君共卧一間屋秋風明月成白頭吟訖不
覺悵然曰歌曲之感人一至於此耶使我能作鹿門
之隱汝能安曰井之勞乎雲曰尊官何待人之薄耶
既奉中櫛何敢復有所憚乎第恐事機難遇爾作招
宦者篇中令雲唱之其辭曰雲冥冥兮洞壑深水冷
冷兮薜蘿陰魑魍兮晝飛谷鳥兮互吟朝穿林兮拾
橡粟內夕收兮遺細君掩柴扉兮展卧癖于峰兮月
一痕山之中兮可樂彼宦子兮胡不來故朱丹轂兮
朝日棄輝宮錦袍兮鷗鵲盤飛徒得市童之矜嗟不

知前有弄兮後有機鋌刃藏於諧笑腊毒隱於雉膏
是寧不足畏兮而與彼兮滔口日復日兮夜復夜既
縞髮兮又墮齒山中之樂不可以忘胡不來兮彼宦
子

申松溪用漑為大提學過止亭南公飲酒酣松溪把
酒呼韻曰子能賦此則便以水鉢相付止亭信口吟
曰楊柳陰口欲午雞忽驚鶻巷蓋輪蹄爭瞻風裁空
鄰舍促具盤筵窘老妻乘輿但知傾葉玉忘形直欲
挽鞞犀沉吟欲賦高軒過鄭重荒詩未敢題松溪嗟
賞久之曰水鉢有故矣後止亭果代典文衡

止亭為黃海監司時鍾愛海州妓適還到金郊驛初
以為主守以妓建別于驛亭待之不來終夜耿耿無
一寐吟一絕書壁曰葉走空庭窸窣鳴誤驚前夜曳
履莽旅牕孤枕渾無寐半壁殘燈翳復明

止亭思美人曲云坐向東風暗漸隗牕前啼鳥不堪
聞難多會少春將晚路遠書稀日又曛未信星橋曾
有鵲却疑巫峽更無雲此情欲寫還惆悵空對金壚
換夕薰 別美人云三春都向病中過難思無端奈
爾何枕上幾回眉蹙黛酒邊空復眼橫波愁看客舍
千絲柳忍聽陽關一曲歌門外日斜猶未發此間誰

是黯然而多贈妓真從去韓約梨園第一客客中今日
偶相逢靡他信誓堅金石萬語千言慎真從箇口刺
骨之言

衮既禍士林自知得罪萬世恐其文為僂辱臨死盡
焚其稿然其於柳子光傳模寫如畫有人題詩曰卑
竟肺肝誰得似不知身作傳中人

鄭子堂

成京朝登第官至
承文校理善滑稽

曩者我國士林之禍荐仍士多以放誕自点公性豪
逸文才罕倚時宰相家園有名梨與友生夜遊園外
透赤身佩布囊踰墻攀樹摘梨方感囊時月色如畫

相國適有尊客至命鋪筵樹下翫月令侍婢進盃侍
婢至客前不覺失笑相國大怒訊之對曰偶見樹上
有人裸躰故不能言而密笑之相國仰見大驚呼之
使下公下樹長揖傷若無人問其姓名曰鄭子堂相
國叱之曰夜越人墻偷果無行果何如爾乃士人豈
以文字自贖以新涼入郊墟為題作八角律賦公連
呼不輟須臾一篇成賓主大嘉賞之下筵迎之上座
終夜歡飲而罷其賦有曰蘓子瞻讀書窓畔松風山
雨夜浪仁白樂天送客江頭楓葉蘆花秋瑟仁其餘
不能盡記贈灸當時公被謫宿于江上夢見至尊感

而為之詩曰情裡佳人夢裡逢相驚憔悴舊形容覺
來身在高樓上風打空江月隱峰未幾而逝

清江小
說以此

詩為成縣令
考元之作

魚無迹

字潛夫另浪仙居金海以官奴免賤以詩
譏寺之貪虐守欲捕治迹之他郡客死

少時隨其父曉過僧寺見山出雲命聯即應曰青山
敬客至頭戴白雲冠及長有新曆嘆蒼生歎等篇頗
贈灸

凡為守宰者例籍民家果樹而收其實其貪苛者無
問其歲不結取之必盈其數民病之至有伐其樹者
潛夫家于金海見斫梅者乃作賦有曰世乞馨香也

君子時務蚘虎之苛政使余掩野殍之魂花點流民
之骨傷心至此憔悴寧論奈何田夫見辱斧斤風酸
月苦誰招餓魄又曰黃金不繁吏肆其饕妻怨畫護
兒啼夜守茲皆梅崇是為尤物云亡金海倅覽之大
怒將捕治其罪潛夫逃之他郡欲往依鄆度使朴元
宗病卒於驛舍

松溪漫錄云李安分希輔嘗謂僕曰余少與魚潛夫
遊魚有詩云春夢亂於茶二世閑愁強似魯三家此
乃新語古今詩人所不到者也安東有一措大李孝
則者携魚無迹逾島嶺李有一絕云秋風黃葉落紛

紛主屹山高半沒雲二十四橋鳴咽水一年三度客
中聞魚閣筆

呈安知事琛詩曰俱是乾坤男子身公為祥鳳我窮
鱗昇沉縱隔雲泥路榮悴均逢雨露辰御李君車方
說俗著王符論敢羞貧這般心事難名狀只訴知音
不訴人 我心非石轉之難董桂襟依粹更寒心吐
不曾知白首世平猶欲隱青山傳家奴婢千頭橘畢
命生涯九畹蘭莫訝狂言成強聒曲中流水為誰彈
方丈烟霞鎖廣寒膜鍾三圻夕陽殘樹沿官道墻
邊立月在隣家屋上着點水却憐螢誤落尋巢堪羨

爲知還隔窓終夜繚車響疑在山庄夢始聞咏梅詩
曰一樹明南紀花中見楚妃生香月下旺幽艷臘前
奇可但食無肉能令物不疵折枝休贈遠持以慰相
思詠懷詩曰紛紛兒輩誰知音擊磬那能識苦心但
得世間鍾子聽無絃琴是有絃琴

休將車笠莅雞埘折臂方知行路難半世相逢青一
樣只應君眼與南山 黃金鑛裡著相思莫訝尋君
去較遲病起新年衣帶緩徐家之肺沈家脾

朴祥

字昌世号訥齋忠州人燕山時登第選湖廣
登重試至通政思菴之叔父己卯被斥而卒

正德年黃校理孝獻云八陣圖詩乃訥齋代其弟祐

依玉堂月課之詩也大提學於考第時不置優等可
怪也其詩曰兵家休說渭陽符不見夔江八陣圖天
地動搖敢指畫鬼神蕭瑟落規模三分海宇擎微羽
萬古孫吳叱懦天雄算未終星已殞至遺蹟絕高孤
蓋已卯間訥齋冲菴諸公詩尚盛唐文尚西京如金
承旨絀奇典翰遵與其儕輩皆以訥齋冲菴為師友
諸公遭禍容齋典文欲改詩文之體凡監試文科皆
取平仁之文少涉奇健則輒黜之故月課取舍亦如
是 朴訥齋雖當劇官夜必誦難騷一遍作近律一
篇然後就寢云

訥齋嘗爲門生所陷一日其人到門不見以詩示之
曰閭口誤解示譙於袖裡潛藏射羿弓堪笑人心真
九折裂裳裹足向雲中被雖辜負訥齋之責亦非過
歟 靜菴謫湖南訥齋以詩送之曰分手院前曾把
手惟君黃閣落朱崖朱崖黃閣莫分別才至九原無
等差聞靜菴賜死以詩哭之曰不謂南垵舊紫衣牛
車艸口故鄉故他年地下相逢處莫說人間是與非
訥齋以忠原倅於道寬院川上咏即事示金十青曰
石溪斜日落西溪口水溪禽恰口啼霜味老楓顏更
赤露經枯艾面溪鰲拾蝦舉網還驚密投樹故幹却

恨迷是處相逢渾不謂山翁敢謝醉如泥十青次日
省歛官車駐小溪幾村媿婦聞歌啼古心未破秋山
赤雅韵漸承老面鰲納口乾坤身轉側悠口歧路意
都迷知非日月猶嫌晚郭索無嘲打草泥江祠祈雨
荅十青詩將变三時一柱無江祠乞雨荅耘夫相公
在野憂民坊荒政先期勉小儒贈十青以季子成婚
向溟州詩蒼海秋風禁离床大人治任押三郎故途
載馱應偏重一萬烟霞貯錦囊 彈琴垵詩去往事
迢迢不可探渠公垵下水如藍文章強首無遺庙翰
墨金生有廢菴落日上江舡雨口斜風盤渚鷺三口

陶詞莫迷佳人唱太守聞來面發慙 酬留別韵江
城積雨捲層霄秋氣冷冷老火消黃膩夜杭迷眼發
綠疎溪柳對樽高風隨舞袖如相約山入歌筵不待
招漸恨至今持斗米故園蕪沒負逍遙 訥齋在秋
城衙牧隱先生見夢中授詩一篇吞其半前數日與
元冲論此老心事得其宗云詩曰先定三韓世已遠
人間不朽挺堯亡史家秉筆公何在昭代表凌烟影獨
遙孤竹薇蕨輕聖武江都冠蓋函神堯秋宵邂逅驚
殘夢晤語銷然聽儚韶所謂史家秉筆公何在者蓋
指當時前王子之事也及訥齋撰東國史略則引牧

老晋元胡氏而論齋之曰云々此筆亦豈盡牧老心

事者蓋難言也

註云余於牧老相後百有餘年而適
追於周牒之境未知其何徵記以粗

記及今中原之日被囑於及野就跋
獐齋之錄前日之夢似為今日發也

李三灘送人赴京質正詩末白云吏文質正尋常事
端取義經問象前朴訥齋亦送人質正詩末白云其
三灘末句無一字加減以先後論則訥齋當襲三灘
然訥齋之高伉專用東人語如此耶是未可知也
訥齋為羅牧林石川為教授相得懽如也訥齋子敏
中家素豪能文章喜任俠願訥齋性簡嚴不敢出入
石川欲見之不過使瞥眼交語而已一日當赴舉邀

石川於光州私第盛設酒席執禮甚恭酒既半敏中
起請曰今先生以試官臨園當出何題石川驚曰規
近士子製述無出于右今場壯元非子而誰年少有
志之士尚有此問耶朴曰自念此膝先生之外平生
不可屈也萬一不如意何面目立於世以此為區々
之請也石川慰勉而已終不言而去果居魁年二十
六而天文章之士好勝蓋如此

訥齋嘗有詩云漢口郊原人不行烟橫一字暮痕生
詩潛九地方披隱氣擊三辰更鼓清千古筭來成敗
等一心明處毀譽輕嗽口失侶天邊雁狝啞江濱盡

意鳴

韓忠

字瑞卿号松齋中壯元官至承旨辛巳宋龍
連所納書記有黃瑞慶者南來以公字音相
之似殺

公氣傑豪放早有文名喜音律善彈琴以典翰充奏
請使檢察官赴京問其平生於善卜者卜只書藏頭
體一律與之詩曰少年才藝倚天摩把龍泉幾歲磨
上梧桐長發響中律呂有時和傳三代詩書教起千
秋道德波幣已成賢士價生何獨怨長沙其詩破摩
為手破磨為石破響為音破和為口破價為賈也及
還坐黨籍謫死平生首尾彷彿詩意

出思翁
據言

來在燕得疾幾殊副使李耜調活甚勤公耳語耜曰
這薄必赤士類耜正色功責來知其意啣恨必搆殺
乃已

公年七歲祖父智使指路旁堦為聯句應口對曰長
生闕行亡客有監兵使之行過其村里中人皆往觀
公狎不出曰彼亦人耳何用覘十二歲文思日進欲
赴監試父以其年少止之強而後乃令老僕偕入場
考官憐其稚弱嘉其穎秀呼韻賦詩應拜而對觀者
驚以為神童

許琛

字獻之安東人 咸京朝登第
選湖宦官至左相諡文貞

夜坐即事詩云滿庭花月瀉幽紗花易隨風月易斜
明月固應明夜又十分愁思屬殘花 春寒次太虛
韻曰銅壺滴瀝佛燈殘萬壑松濤夜色寒喚起十年
塵土夢擁爐新試少龍團 獻之花園松都日闕及壽
昌官三作皆在詩刊
許輯 成廟朝登第官至知
中樞諡靖簡
興德寺法席詩云梵音初徹象香焚五色瓊雲射靄
雲奔走龍天來聽法半空花雨落繽紛 寶性寺詩
云梵宮金碧照山椒萬里雲深一磬飄僧在竹房初
入定佛燈明滅篆香銷

許誠

南秋江嘗評曰誠奇士也為人磊落不羈恬
於勢利有許氏風烈云

文敬公許稠為 世宗朝名相有子曰三宰詔死於
癸酉詔有子曰修拱慥死於丙子其子孫徙竄禁錮
文敬之弟曰稠以蔭官至二品個之子曰誠能文章
善彈琵琶退居豐德村墅常騎牛簔衣翁笠以釣魚
為樂 成宗累召為承旨副學等職然未嘗終三年
淹也

丘從直

成宗朝人

丘從直者艸野人也少入館下齋時生進二十餘人
請一善卜決平生禍福終至從直卜者再拜曰此數
法當正一品壽踰七望八大富貴也諸君皆不及也

衆皆大笑之後從直捷文第分校書館直宿慶會樓
勝絕心欲視之直夜便入數門至樓下臨池散步俄
已 成廟乘輿從數宦者從後苑戾止從直惶忙伏
輦路下 上問誰也從直對曰校書正字臣丘從直
也嘗聞慶會玉柱瑤池乃天上仙界也今幸躬直芸
閣芸閣幸與樓不甚遠故草野之臣敢此偷着也
上曰爾不可以便服見我其以衣冠來從直即取着
而進 上命設交椅于樓下命從直來前問汝學能
歌乎對曰臣少學謳謠擊壤之歌豈合群律 上曰
試唱之從直謾群長唱 上善之又命之激厲高唱

拜振屋椽 上大悅又問能誦經傳乎對曰臣能記
春秋 上命誦之應口誦如流終一卷 上大喜命
賜酒而罷翌日 上特拜大司諫除召目下人皆大
恠三司文章極論 上不俞過五六日 上御便殿
畫召三司官入又命從直來 上命小宦者持春秋
來自大司憲以下命使誦之無一人能記一句 上
召從直入始命誦第一卷已亂抽他帙問之無不應
口誦 上曰止仍謂三司諸官曰爾輩皆退又命從
直即拜出仕後官至正一品壽七十九 補註有湖西
人李其無家
其士又無妻孥一生丐食為生但文筆奇健一日負
糧來京路遇上番軍申斗里同語聞知申有故欲返

請曰吾得君之衣及橐儲可以代君交番斗里同許
之李其果見屬於後苑花塢直時正暮秋夜深後
上出御塢上顧盼楓菊再三吟咏親製一句曰霜後
能黃霜後紅未及足下仍如廁李欲見上所書蒲伏
進見則是句也乃敢賡寫曰楓林菊蕊共秋風楚江
烟外無窮樹彭澤籬邊有幾叢禁苑微飈香細玉
階斜月影重二君王不是耽遊玩要識乾坤造化功
顯了潛還故所 上覽而怪之使中使覓之奏以但
有花塢李 上名問之對曰臣死罪果有此安非
上使讀之李諷論琅然 上問其根由則李對甚悉
上曰明日當為卿設科汝必親先也李終中其科錦
衣還鄉其後累蒙升擢而傳失其名云此與丘從直
事一般世傳鄭葉圃琢遭過 宣祖朝
有香室入直至大拜去耳

鄭誠謹 字無夫晉州人 咸宗朝登第
官至丞 燕山甲子被禍

公天性慷慨燕山朝流落不遇你俚曲悲歌以寓其
爰君繾綣之意其歌詞一曲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

心似子心苟可似天下寧有是思之縱難能無嫉猶
可以 其二曰桃李媚息光競比色晚晚老菊終不
花寂歷誰省曉霜風掃去空孤芳寄秋苑其音悽以
婉其辭怨而直徘徊眷戀抑而復揚亦詩人之遺意
也楚纍騷哀長沙賦苦雖古雅淺俚之有殊逆逆此
心千載同負使人聞之不覺腸摧而涕下龍泉談
無夫嘗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潔共請舟
中久苑盍往一見殊方之寺公曰我已坐想淨掃禪
房中堂置焚香階庭列植橙橘簷蔔果樹不過如是
耳與我國寺刹何異終不往及至島主家島主憚於

出門祇俞公踞胡床于門外令譯再三督俞如儀訖
及設宴慰島主贊獻不過畫扇佩刀握椒辦香耳盡
收一行所得合封一器臨發舡回授儂倭而還之島
主後又送之請分與 上準其請公啓曰在彼不受
到今邊受前後異心誠不願也 上不能強還授而
送

鄭鵬

字雲程号新堂善山人早學於寒暄門下成廟廟登第燕山時為弘文校理以事杖竄

靖國後累名不起最後出守青松

公守青松時成昌山少相善書索相于清密荅曰相
在高峰嶺上審在民間蜂桶太守何由得之昌山愧

謝

新堂累除不赴人問其故曰頗有驚心之事不如退
吾田里安定吾心耳又問有何驚心事曰吾拜息入
闕有帶屏宰相前列而背面余逡巡畏屏而立俄乃
認其見乃洪景舟也余忽驚心奉身而退無意仕宦
也其後逮敝田里不仕而卒洪景舟之女為後
官造已卯士禍
嘗被謫柳子光以毒藥納囊中送而語之曰公之此
行恐終不免持而自處可也雲程受而藏之後放還
子光又被謫公以所藏藥申還之曰此物前日贈我
謫中所須故今奉還矣

先生形容魁偉身長八尺窮潛性理之學終到精妙
之域嘗曰如論語書吾教夷狄亦能使知大義也燕
山初嘗仕于朝一日謂人曰我夢文庙位版徙于僧
舍云云及其荒亂以成均館為遊宴之所撤移位版
置於高山菴又移太平館又移掌樂院序次無倫香
火久絕

時姜渾沈順門為舍人皆有所眄之妓先生戒二公
曰巫逐之無貽後悔姜去之沈不從其後二妓選入
宮中極被寵幸沈竟死非法人服其先見或知文庙
撤毀者抑自預料而蓋托之於夢云

李長坤 字希剛

十青軒金公碩次李希剛贈道原韵曰壬多甲小我
居中閱世同為白髮翁杯酒有時談往昔任他依抱
各溟濛用杜子美公來靈山重公去靈山輕之句分
韵成詩送李希剛出鎮西塞曰制敵如制馬制急氣
先窮莫折三尺箠莫引千白弓餘威出沙漠衛霍非
真雄息信結彼此現首尋羊公又歲律凶淨崒壮志
心顏劣古道歎別雅古曲拜一闕邊風塞州黃河水
層冰裂瓊重黑貂來更犯友州墜

崔山斗

字景仰自号敬齋燕山甲子生負癸酉及第所製綱目賦膾炙人口世居先陽與尹

衢祈成春齊名人稱湖南三傑

以舍人謫同福居蘿葛山下寄尹衢詩曰江路尋春
晚思君步月時年七山澗曲随分有生涯或云崔溥之作
嘗聞本縣司馬所讌集先往焉諸司馬未會取其酒
盡飲而歸守者恐獲罪公摘取柿葉題詩曰素椹青
红柿葉肥小園風物屬芳菲欲知司馬樽中畫者取
先生醉歸後

洪彦忠

字直卿号寫菴蓋白亭之子燕山朝登第仕為吏曹正郎以詩名世又有氣節甲子被褫謫遠地自必死作自挽時稱文章勝於其父

燕山建罪舊日言事之臣日拷鞫丹陛下洪直卿亦

在囚中人見其衣血淋漓惻然指之曰慘矣哉直卿
曰弘文館水所染蓋坐館中論列而弘與紅同音血
色紅故云然鞫了還配

謫真室自分必死顯詩幽谷驛曰一枕清風孤館裡
三杯薄酒老槐過此行不料生還日萬事悠々只付
天作自挽云大明天地日先照國男子姓洪名忠字
直半世迂拙文字之致在世三十有二年而終卜居
故縣茂林之鄉命何云短意何云長青山在上灣濤
在下萬歲千秋誰過斯野指點徘徊其必有悵然者
矣累數月而被殺

後李荇按本道巡過墓下作文以祭之曰八月初吉
日將西曛荇來奠杯直卿之墳日月幾何梓木連雲
青山灣濤正如君文一哭而還幽明之分

謫中訪擇之詩曰我與擇之別相逢動一月山溪不
勞厲蟻垤非難越宗為窮病欺自與人事絕數日秋
氣佳洒然醒羸骨勿依空谷人采葛咏城闕出門望
東南已覺風巾襪披榛尋小逕十里忘飢渴徑造叩
荆門口前眠老卒喜君凶無恙幸我亦偷活論今多
失色話蕩頻感頰俄頃隴西公鳴騶入林樾况有雞
林子踈髯更超逸茲地有時廢茲遊亦易失所恃千

載後自有不可沒何須鐫翠壁名字記某乙

李希輔

字伯益号安分堂宛山人燕山時登第選湖堂官至大司成

燕山失一宮人悼甚命希輔製詩曰宮門深鎖月
黃昏十二鍾拜到夜分何處青山埋玉骨秋風落葉
不堪聞燕山見之垂淚以此時議薄也

惺所子云十
二鍾拜未詳

出慶宣強
為造語耶

公讀書萬卷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少時長者集親友
設供帳山上遣騎邀公公方讀書無意赴邀強之來
則袖出蠹簡於座中注目時放鷹博雉於席邊而公
不一睨其淫於書可想為遠接使李符從事官送天

使于碧蹄天使有一句日寄語于下諸賢相鄭士龍
蘓世讓等皆未曉公一見冷笑曰諸公讀書不多故
昧此也詩云飲餞于干謂諸君出餞于此也兩人有
慙色

謝人惠酒詩釀得松尖六十斤繼經七日便清芬
頭沮泛春江潤杯面香浮並舍聞憂患場中推妙手
風騷壇上策奇勳馬軍走送非無意氣味醲醑正似
君公笑亡妻墳有詩曰老樹崩榛鎖九原玉人零落
此為墳山頭明月顏猶見石上鳴泉語更聞喚画不
成真面目藝香誰返舊精魄丁寧來世為夫婦地下

無忘約誓言悼亡之情極悽惋

公年老醉中泣下漣如子弟驚訝問其由公曰吾嘗讀書萬卷凡所著人未易解今世人讀書不博忽我文章舉世賢口孰知余詩高出陳簡齋上耶死無後有安分堂集十二策未擇者傳之外孫今經亂誰未知能保不失也無歎

金安國

字國卿号慕翁義城人燕山時登第典文衡官至贊成謚文敬配享仁宗廟庭藻

鑑出人

公初為嶺南伯也有人題詩島嶼院壁柱曰東海儒宗一國卿青春持節按各城南人拭目瞻新政宗效

應須副盛名又王節朱鞍勞驛吏曾無毫補到蒼生嶺南老兔皆三窟攬轡澄清待

嶺南有泣嶺談稱使賓過者不利前後為方伯者盡避而迂路之他孫相公舜孝為伯改此嶺為破怪嶺立石紀詩後亦無過者公有詩云無怪何須更破之悠口浮世孰真知古今多小回車者荒嶺人緣說短碑重過詩曰地豈為人恠人心恠自生群迷難與解一笑內山靈又人傳過八助嶺者必有灾厄懼不敢過公詩云天地無心覆載公山川流峙古今同誰將怪語驚聲聲末俗無由返朴風公為宣慰使時日本

使弼中請以讀易為題仍呼險韻慕齋即應曰大羹
元不和梅塩至妙難形筆舌夫靜裡默觀消長理月
圓如鏡又如鑪中擊節歎服又人請以半月為題
呼韻即成曰神珠缺碎闕龍魚剛殺銀蟾半蝕蛆顛
倒望舒仍失馭軸止輪折不成輿其能押僻韻如此
慕齋之送弼中也書崔孤雲沙汀立馬待回舟一帶
烟波萬古愁直得山平無水竭人間難別始應休一
絕曰此吾少時送友之作也弼中笑曰氣骨非所宜
慰之所述慕齋歎服

慕齋之旬宣嶺邑也倦以教化為先列邑鄉校教
以小學作詩勸之勸咸陽學者曰金公治化鄭公鄉
庠塾薰風畫善良小學工夫須更勉而賢遺範詎可
忘蓋以佔畢宰是邑而一蠹亦鄉人故云勸安陰學
者曰淵源性理鄭先生欽想當時政化成餘俗定應
敦德行須將小學益修明蓋以一蠹宰是縣故云勸
玄風學者曰金先生學世推宗濂洛餘風振海東鄉
邑親薰應有得須將小學益研窮蓋以寒暄為邑人
故云

慕齋在驪興常有泛槎亭春帖曰亭下長江接漢津
東風新泮綠糞二丹心未逐朝宗去送向楓宸祝萬

春以宰相優遊山林享清福者九十有八年

丁酉歲有賜環之命又作新帖留與兒輩貼壁曰
思逸亭中九十春餘生何意觀中宸鴻私進退皆淪
骨堯日誠深祝聖民若公者可謂進退不忘君者也
已卯士禔之後公之弟思齋公罷故高陽村舍歸思
休公寄三絕曰思休息逸意相同弟在西湖兄在東
拱北丹心無彼此時時稽首向瀛蓬子休正感君
恩重我逸啣思亦復然休逸百年何所事嚮謠華祝
舞堯天逸亡休亡弟與兄熙亡皞亡樂餘生聖恩
自是天同大顛蘄猶霑雨露榮思齋次韵曰芬榮

休逸被恩同敢恨鶴原西隔東開到暮年尤覺味人
間還有一壺蓬弟休兄逸餘無願行止寧須問計
然來往相誇休逸外啣思長頌太平天休弟心情
同逸兄一窩安樂送餘生居閑更覺君恩重莫說君
恩只宦榮

公以使赴燕京收買朱子大全伊洛淵源性理諸書
目作詩云滿載光風霽月東啟應有契人心
退溪未釋褐時嘗拜慕軒於駟江之泛槎亭以為自
見慕齋始知正人君子之道方山僧往謁退溪於嶺
南詩軸有慕齋企齋二老絕句退溪次云二老仙遊

知幾年僧來見我臘梅天
自嗟晴昔登門客淚洒遺
篇雪滿顛

慕齋在駙江時陰厓自忠州來希剛自牛灣來神勒
寺與慕齋會留宿時金頤叔當國謂罷散重臣會
于一處議國家事將被重罪希剛即下去昌寧別業
陰厓亦不敢留慕齋贈僧詩曰三年廢把東垣酒明
月滄江定怪嗔為問山僧休亦笑償愆須及百花春
嘉靖皇帝時宮婢楊金英謀逆幾至戕害 聖躬
本朝遣使陳慰金慕齋撰進表文中有日食既而無
虧天網疎而不漏之句中國人稱之

吾友李仲舉有氣節才略謂當官且達而有為於世
也宰陰竹未久便長嘯賦故時年尚少築軒構亭手
種萬松于左右放傲其間余適過而訪焉仲舉請軒
亭之名余謂仲舉能急流勇退優遊丘園賢於人遠
矣然遭治世事明主陳力之日尚長而遽自托於棲
身長往之流余未見其畫矣也姑且名其軒故來仲
舉笑曰君方勸我更仕而反以故來命之何也余曰
昔東坡詠刀景純曰白首故來種萬松待者千尺舞
霜風云非專羨其投笏故來種松自娛而已蓋多其
事君致身倦已盡忠不為苟安之圖今余以故來名

子軒者固匪欲日其早退嘆効而遂成之也蓋亦取
東坡之意正欲君及其年力之富幡然改圖復事明
主粗酬 國恩然後謝事故來道遠於曩所謂手種
萬松之間白鬚蒼髯交相照映以娛餘齡豈不為快
哉仲舉復一笑而遂定名而繫以詩白首故來種萬
松蘇仙端為子形容男兒安作百年快臣子寧忘一
念忠塢似藏春人齒少宦如彭澤味難濃 君恩報
了松應長白首方堪着此翁

思齋擬言云正德辛未余以吏曹佐郎伯氏國安以司
成金頤叔安老以儀賓經歷各自上塚約開城經歷權

伯綏福遊天磨入山幾旬日歷遍諸寺窮討竒勝余
與頤叔伯綏皆壯元伯氏亦及第生負皆居副元而
又為進士壯元表敬仲憑以穆清殿叅奉叅遊後登
第亦魁世謂之壯元遊後伯綏為老親製錦于水原
未幾而死逝敬仲官至直提學又逝伯氏以叅贊余
以黃海監司坐累落拓居村今已十年頤叔亦以吏
曹判書日被謫六年于茲人生世間脩短榮悴自有
其數得保名位其難如此慕齋記云叅遊每遇清遊
彎曲輒與遊伴環坐沙石捲木葉為杯注酒其中為
流觴之飲迭相攬吸不待酬効多者誇勝小者罰及

之偶未及攬者隨波泛而去緇流數輩拾飲於灘
瀨間相與拍手大笑醉輒起舞各以所携筇杖為舞
節有植筇叩橫荷揮簪負搖曳扶騎等名以應十二
月歎極興闌則互換其杖縱橫閃歛婆娑凌亂殆不
可窮狀以寓光陰迭運節序近代流年適易往復無
窮之矣詩曰三月三日同作期穿岩越壑敢去疲普
賢峰上蒼茫眼姑妯潭過爛熳危杖舞葉杯超舊令
石泉蘿月促新詩表君傑咏金君記湏播人間一段
奇又曰行杖芒鞋具野容吾今真箇脫塵籠招邀喬
晋凌空取想像巢由避世蹤鳳吹遙尋蓬島外桃源

迷入武陵中洪爐点壺都消盡何事人間可滯骨後
見姜希尹松都遊山錄建想舊遊詩曰清溪曲處葉
為觴餽醒隨遊汎口香興極都忘前路夜乱山鶴叫
月蒼茫凌岫越壑遍崎嶇正賴枯藜到处扶醉月仍
成歌舞郎人間干羽揔皮膚柴荆長掩壺潭顛三十
年蹤意惘然耳咽天磨山水響午眠繡枕遠遊篇

金正國

字國弼号思齋登魁科

公詠社燕自註云有契友平昔相厚一作棄物漠然
不問竊笑世情向背無常反不如梁燕不負故情所
謂可以人而不如鳥也紛口鶯蝶喜東風趁逐烟花

爛熳紅惟有呢喃簷角燕年已不負主人翁 又曰
家姬自京來留旬日還送是日適三月晦日也此與
樂天送樊子事偶合可笑咏一絕云茅簷晝寂燕飛
飛落絮亂紅擁滿扉可惜春光不多日今朝容易與
人散

慕齋以藻鑑見稱於世思菴赴京求唐宋詩未顯於
世者數十篇自製五絕一首云點青南去雁浮碧北
來舟捲網投漁店芦花細雨秋混於諸詩中以土板
印出畝以示慕齋覽至點青一絕以為非唐非宋雖
君輩亦可裕為之思齋大歎服

思齋以知詩自許公之兄慕齋為嶺南方伯時聞一
枚生姓宋者能詩招見於月波亭令作近律乃書曰
金碧樓明歷水天昔年誰搆此峰前一竿漁父兩拜
外十里行人山歎邊入檻雲生巫峽曉逐浪花出武
陵烟沙鷗但識陽關曲那識愁心送別筵慕齋大加
歎賞畝語思齋思齋曰此必鬼詩非烟火食者所作
果然宋得女妖初不解文而得恠後女妖常教之寫
字曰有名其後家人以術牀送其妖乃書示于掌曰
花婦今為洛水神世間皆是薄情人遂去宋依曰不
識字此說似荒誕嶺人傳者甚仔細云思齋蓋自以

知詩為信

此乃前朝都吉敷題咏也鬼妖必傳說此詩而有此

沈友光

字士烟号漁村世居江陵中宗朝登第選湖堂官至吏曹判書以引進金安老前

復官退

鶴山樵談云漁村詩渾厚富艷不讓湖陰而松溪評中廟朝以來大家不在選中抑不知何意歟余閱北邊樓題讀公之詩未嘗不揩眼而擊節也嶺東驛曰寵辱悠々兩自驚飄零何處著殘生天邊落日依鄉淚塞外窮秋去國情雲葉亂飛山盡黑月輪低照海全明羈愁此夜偏多緒坐待青燈到五更輸城驛曰去國經秋滯塞城異方雲物捲閑情洪河欲洧無舟

予寒木將枯有寄生自笑謀身非直道還慙欺世坐虛名曉來拓戶臨青海旭日昭々照膽明如此等作豈下於湖陰輩耶下詩第四句指安老敗而餘黨未殄也

鶴山樵談曰高而順樞詩平生睡足小江南橘柚林中路飽諳朱京宛然親不待陸郎雖在意難堪沈漁村聞杜鵑詩三月無君吊此身杜鵑拜裡更悲辛山中不廢為臣義凖擬西川再拜人二詩意甚悲愴皆出肺腑思親愛君之誠藹然言表彼雕飾可厭可厭公常以見誤於安老引入安老為平生悔恨嘗作日

出詩曰光明不被寸雲遮海底紅輪湧碧波願枉餘
輝長洞照此身肝胆本無邪又示朴遼良詩曰十年
肝胆向楓宸壯志常期斬佞臣經濟無才還誤國漁
樵有地可棲身不堪掉舌談時事只合韜光混俗人
此老心依誰會得明二曉日上高旻此亦可見本心
也

柳雲

字從龍号恒齋文化人燕山時登第選湖堂
初為已卯士流所斥及禍作以大司憲力救
後削棄而卒墓在廣州無人守護金內書鎮
商立碣置田俞判尹寢基作銘

從龍性軼宕不拘小節嘗為忠清御史初入公州意
以謂必選進妙妓薦枕下帳大卧以俟之州官以御

史不如他使客恐忤霜威不敢進妓只令以通引衛
宿廡下終宵耿耿寂無人迹群詰朝將發吟一絕書
寢屏曰公山太守恻威稜御史風情識未曾空館無
人消永夜南來行色淡於僧聞者大噉

嘗咏灘石曰惡爾灘中石槎牙隱復流不為砥柱立
空作礙行舟

嘗過清風寒碧樓詩曰摩峽奔江瀨巨灵倦來從倚
客魂醒灘舞撼耳寒生枕山氣籠牕翠作屏兩洗鷗
沙明似雪月沉漁火乱如螢無端萬里孤舟笛一尺

故心香洞庭

惺所批曰清世
類其為人

趙光祖

字孝直号静菴漢陽人 中宗朝登第選湖堂及拜大憲以先帝君民為已任已所

被禍謫文正 配享文廟

先生顯姜清老隱蘭弁屏八首一首人生本自靜清

整乃其真穩毓馨香德何殊州與人崖懸蘭亦倒石

阻弁從踈苦節同夷險危香郁自如林滄溪曰幽貞

識可筍生嫩茁葉稚長却成弁覩物做工夫如斯期

進學嫩質托岩隈孤根依雲壑情描寫逸依擬取幽

潛德南巡飄不返笑帝喪英皇血染成斑弁淚沾漾

碧相數竿蒙瞽兩葉口下雷口天意雖同潤幽貞恐

卒萎幽芳誰共賞高節众同猜所以隱君子孤依倚

此開

金清陰尚憲題跋畧曰正德中姜葵亭畜一屏上寫蘭竹靜菴趙先生就題五言絕句八首其

家室傳至萬曆壬辰沒於兵火趙平澤守倫追記得

七章而忘其一先生曾孫婦柳孺人聞而愴慕許賈

捐貲命其子察訪松年俾復旧觀云云又曰當先生

除遇之陰羣賢章進丑世同好而幽貞卒萎高節众

猜也句遽介於吟咏慨坐有感物傷時之歎豈見微

知著將有不可得而違者歟旧画尹庚直筆今所作

李澄云庚午春先生赴司馬試述春賦送李存吾貶長沙監

務詩考官驚賞遂屈魁

先生為大憲執法平允人皆感服每出市人羅伏馬

前曰吾上曲至矣南來等潛以得人心為飛語因洪

景舟之女洪嬪使聞於中廟如虫葉之書曰木子

將軍劔走肖大夫筆上心不能無疑囚禁府之夜諸
公皆以為必死列坐空庭相與酌酒以相慰永訣皆
從容自得但相與曰次野李耕之字必免先生亦痛笑曰
欲見吾君諸君相與勉之曰當從容就義何必笑泣
耶更相侑酒寬恹痛飲先生曰從容就義吾豈不知
但不得復見吾君豈不如是乎終夜痛笑及聞處死
之後裕如也註云任味菴讀已所遺事曰堯舜吾君
真大功知幾亦是聖賢風若云罷過方

隆重邦得諫
生一夜中

先生於綾城謫所聞有處死之命書其恹曰爰君如
爰父白日照丹衷成世昌夢先生如平生作詩與世

昌曰日落天如墨山深谷似雲君臣千載義惆悵一

孤墳聞者莫不憐之

出本集

先生賜死第崇祖奔往笑於路傍有老嫗自山谷泉
笑而來問曰郎君何事而笑也荅曰吾喪兄故笑也
妣則何笑也曰聞國家殺趙某賢人死矣民必不
得生故笑之

有隱君子匿迹於皮匠之中先生知其賢就而問學
時或共宿其人曰公之才足以經洛一世然得君而
後可為也方今主上雖以名用公實不知公也萬
一有小人間之則公必不免矣効之仕不應終不言

姓名

先生之初除司紙也時有嘲詩曰一部小學須勤讀
司紙功名自然來此時方先生居窮處約有何指諫
之道而人心若是則况後得君行道善口惡口之時
能無謫乎先生之生何其不辰也

竒遵

字子敬号服齋官至應教德陽人資稟超然
心恻貧已卯配牙山後
移陰城尋賜死年三十

竒學士遵以己卯名賢謫穩城竟被賜死嘗直玉堂
得一夢為乃遊極邊之地吟一句曰細路遙分秋州
外人家多住夕陽中曰凄然悲傷而覺則流淚沾頤

逮至北遷果前日夢中所睹地依近体詩仍成其篇
曰匹馬盤桓依古松天涯垂淚狝登峰潮拜寂寞河
関開木葉蕭条城郭空細路遙分秋草外人家多住
夕陽中征帆萬里無回棹碧海茫茫信不通末句凄
切無復生還之理際見於斯也大凡人之得喪存沒
莫非前定而然可慨也又顯撫胡樓曰山勢橫分柔
遠鎮人家多在撫胡樓云云 宣庙朝車五山天
輅謫鏡城有詩曰天外怒奔聞渤海雪中愁色見陰
山東岳李知事女訥為北評事有詩曰孤城缺月懸
愁外故國烟花落夢中云此詩為関中三絶云車詩

豪壯李詩騷然與竒詩長短而吟玩則其閑遠曠
漠之氣尤覓雋永兩詩似不得齊駟並駕
臨沒自挽曰滄海隗遊月荒山骨瘞霜君臣千載意
一死有餘傷

康惟善字元叔号明庵顯德陽遺稿曰巳卯年間事
吾嘗欲問之還嫌哀淚下不敢讀遺詩

竒處

幸州人 英廟朝以布衣
擢拜持平歷戶參大司憲

延安府有產鮒大池前守宰喜食鮒弊及民人以鮒
魚塚嘲之書壁曰六年何事業喫盡一池魚公為此
府曰烏可以口腹傷廬遂不食非實讌禁勿入呂主

人大悅客作詩以美之公孫服齋以道德文章名於
世

崔德之故筭存養樓終老其中瑞石丁靖公金國光
詩操心迈叟德馨香文院當年獨擅場世上浮沉惟
適意美名應與水流長吏正辛永孫詩帶霜黃菊繞
籬香數畝良田禾滿場想得崔侯存養處邀賓樓上
引盃長驪江閔孝悅云莫言富貴味馨香都是黃梁
夢一場却羨方塘風定處淡然清意十分長陽城李
徽詩早年身惹御炉香晚向江湖詩酒場欲識先生
存養處掛冠松升道風長蓮城安德孫詩灑漱深杯

擁鼻香露花烟柳滿園場主賓相遇同青眼竟日登樓話舊長都觀察德陽奇處詩云自憐安樂日焚香却識身勞翰墨場月出山雲濃復淡德津江水共天長

金淨

字元冲号冲菴 中宗朝登魁科選湖堂官至刑曹判書 己卯被褫謚文簡

朴雙開守良江陵人以龍官縣監退隱于鄉冲菴自楓嶽往訪以躑躅杖并詩贈之曰萬玉層岩裡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歲晚是心知公和贈曰似嫌直先伐故為曲其根直性猶存內那能免斧斤蓋戒其被褫而冲菴竟亦不免惜哉

公未釋褐有詩名節操特殊士輩仰慕南來文章節行不下於時人而士人賤之皆目之以小人來為直提學淨尚儒士相遇於友人家淨方大醉吐苜而卧見來至不為禮主人覺之使起乃始蓬髮而坐瞪目視來曰何物小子來醒我夢來待之盡敬曰聞措大名常如卷中人欲一奉無曰乃幸得拜於今日生新得輞川囹障子願得佳篇以賁障首遂命蒼頭取之家以進淨醉墨揮洒不多讓亦不沉思而就其詩曰江南有樂地夜裡夢道筵自買花村酒分明過此橋蓋指有人荷酒壺渡橋者然來再三諷咏稱善媿而

去

鶴山樵談云余見僧軸有冲菴詩巖外寒山寺逢師
眼忽青石泉同病客天地一浮萍踈雨殘燈冷持杯
遠海拜開窓重話別雲薄曉星明本集無有編者或
未之見耶

公坐黨禍杖流洛州至海南之海涯憇道倚老松下
吟成三絕白松木而書之曰欲庇炎程渴死民遠辭
岩壑屈長身材芥日尋高火煮知功如政亦無人
又海風吹送悲群遠山月高來瘦影踈賴有直根泉
下到雪霜標格未全除 又枝條摧折葉鬢髮斤斧

餘形欲卧沙墜絕棟樑嗟已矣槎牙堪作海仙查士
林傳誦莫不憐之

冲菴詩曰落日臨荒野寒鴉下晚村空林烟火冷白
屋掩柴門酷似劉長卿

公曾為淳昌郡守時有政院吏傳求請簡李沆以承
旨具銜著署而別無情詞公書一絕于簡後而復之

曰曾同書榻又鑿署流落南荒一病軀天上華銜承
旨李臨顯還憶故人無沆以此御眼而追論者也李

成沆被已卯諸大夫所斥為慶尚左道監司趙大匡光
祖等罷謫後拜大匡被台將還咸陽郡守文繼昌以
詩贈別曰明公此去似登仙盤錯須憑利兇刺政後
豈無三窟免會者一鴉上秋天贊成喜而受之還朝

傳播士
林側足

辛巳冬廷論亡命賜自盡公聞 舍顏色不變呼酒
快飲貽書兄弟勉以善養老母又嗙絕命辭以見志
曰投絕域子作孤魂遺慈母于隔天倫遭斯世子墮
余身乘雲氣子歷帝閣從屈原子高道遙長夜冥子
何時朝烟丹衷子埋艸萊堂亡壯志子中途摧嗚呼
千秋萬世子應我哀時年三十六公初謫錦山聞老
母在公州病報言
主倅雙往見之歷半日程也主倅許之未及還而有
拿命倅告以亡命移配涪州又賜死所謂亡命者此
也其金大司
成事不同
已卯禔作之日與諸公繫獄皆以為必死相與酌酒

永訣是夜長天無雲明月滿庭公有詩曰重泉此夜
長故客空留明月照人間自蒼金大柔吟古詩曰埋
骨白雲長已矣空餘流水向人間又咏明月長天夜
公和曰嚴冬惜別時皆從容自得猿亭援筆寫山水
於壁間元冲詩之曰清曉岩峯立白雲橫翠微汀洲
入不見江樹遠依亡

謫中送第詩曰汝去寧吾母吾留阻我親去留分汝
我吾汝本同身
魚叔權云冲菴竄涪州作方生談牛島歌正如鬼神
之語余問駱村朴公曰冲菴牛島歌何如駱村曰世

開除長吉安能有此作所見與余同也其詩曰瀛洲
東頭鰲抃傾十年閔影誼重溟群仙上訴撰五精屬
鼻一夜裏雷霆雲間霧廓忽湧出瑞山新画飛王庭
溟濤崩涵噬山腹豁訝洞天深雲扃稜層鏤壁錦纈
殷扶桑日照光晶熒繁珠凝露灑輕濕壺中瑤碧夾
列星瓊宮淵底不可見有時隱隱窺窓櫺軒轅奏樂
馮夷舞玉箫窸窣來青冥宛缸飲海垂長尾鹿鵬戲
鶴飄翅翎曉珠明定塵區黑煇龍爛燁放眼青駝虬
踏輝多娉婷天吳九首行玲嶸幽沉水府囚百靈邪
鱗頑甲毒風醒太陰之精玄機停仇池禹穴傳神蹟

惜許絕域訛圖經蘭橈穿入攬神形鐵笛吹裂老恠
聽水咽雲暝悄愁人散未忖子夢未醒嗟我祇道隔
門限安得列叟乘風冷

公之五律深得杜工部體其謫中遣懷詩曰海國恒
陰翳荒村畫日風知春花自發入夜月臨空鄉思千
林外殘生絕島中蒼天應有定何用笑逢窮又曰少
年師古訓意拙謾多癡道在名何用官成殆亦隨世
事應前定行身未早知餘生倘有悔未日庶應追
其晚望詩曰秋陰起倚暝迢遞倚荊扉虛莽夔魑悄
冥烟島嶼微眼穿孤島盡思透片雲依一葦宣去遠

人遐自未改 又絕國無相問 孤身棘室圍 夢如関
塞近 僮作弟兄依 憂病工侵髮 風霜未授衣 思君若
明月 天末寄遥輝 其效劉白張姚體 云謫居人事
絕却與懶相 匪書亂多無次睡 荒半不治睡眠侵 午
足枕席起涼移 人散酒醒後 月明開夜時 其山兩
詩曰 蕭口山兩下茅菴秋老荒 城晚色酣故國山川
魄自往 不知身在海天南

有一士人請於冲菴曰 余新搆州堂於洛東江上前
有蓮池後有竹塢 願得一語以添顏色 冲菴即題以
贈其一聯曰 寒拜戟碧叢 竹淨色藏紅 采口蓮詞

極高潔

金綵

字大柔 号自菴 中宗朝登第 選湖堂官 至
副提學 已卯被放 還而卒 筆法鳴世

金副學綵少時長者試以石榴為題 即對曰 如何買
胡愚滿腹藏明珠 一坐奇之

公有節操能文章 善草隸嘗捷司馬 生進試皆壯頭
金慕齋少赴生進會試 俱居魁及拆榜以為一人不
可兩魁進士 則第二平生恨之 及為金自菴覆試考
官排衆議批其試卷曰 詩如李白賦如相如 文如馬
廷筆如羲之 其見重當世如此 每書屏障必先生椅
上撫劔長嘯 俟其神氣激揚 輒下椅揮洒其書 先臨

趙子昂赤壁後臨張汝弼故其草書以赤壁賦字畫為汝弼盤縮之態

成夢井字應卿昌寧人燕山時登第參靖國勳官至吏曹參判謚襄景

夏山才氣迥邁雖性懶不事文墨然性仁得意則頗有佳句嘗乘舟過楮子島仰見權上舍順衡江亭俯歷江濤空閑寥寂卸舟登臨倚欄長嘯酌數觥沉吟成一絕書壁間云爭占名區漢水濱亭坵到处向江新朱欄大抵多空寂携酒來憑是主人
成聃壽詩曰持竿盡日趁江邊垂脚清波困一眠夢與沙鷗遊萬里覺來身在夕陽天意興亦高矣第三

句一依夢與白鷗飛海外聃壽夏山之叔也或云此

詩聃壽兄聃冷所構聃冷仁齋熹子也不喜仕進以

漁釣自娛有詩云註云夏山尚相之妹兄也每日天性孝友其詩可採於勝覽

東文選而無媿時不見錄亦命也申企齋嘗書一鏡付壁而讀之李容齋亦言使兀力李以充其才則吾輩不敢

也

夏山常小構南甍有詩曰誰家有道可冲天料理終

知却不然試向山中高枕卧此身閑處即神仙

朴英字子實号松堂密陽人少時倜儻不羈中武科即棄官退居折節讀書深有自得還朝官

至兵曹參判及已卯禍作斥為外官晚年與鄭新堂相好有白鹿洞規註疏行于世

公學問甚該博能書能詩無曉曆術家在善山洛東

之濱詩曰絕城南陸海氣昏曉鑿金甲老王孫無心
麟閣顯名字家在洛東江上村又四十幾過五十初
入間無用一蘧條餘生只合劉伶醉散步江湖堪打
魚

十青金公碩自海州衛海夜到在城驛別聖節使朴
子宗松堂詩云燭盡雞鳴客將發天涯懷抱我何堪
霜遠左忽亡意試與終南三月三朴公之西來某有
開懷知有處遠左雲霜時之句今忽亡不盡更者他
日去

嘗調宣傳官一朝棄官還鄉折節讀書鄭先生雲程

名鵬以性理書教之晚年甚相得有相長之益德容粹

益淳如也公二十四以內禁衛入直闕內中夜不寐

不學何以為孝子

朴畊一日與鄭新堂鵬共輿訪松堂松堂方在山寺
讀書新堂舉手指冷山曰彼山外何如松堂曰外面
只是前面彼此一耳新堂笑曰乃今知子讀書之功
也曰留宿數月講究不怠

龍岩朴雲已卯遇松堂于漢江不覺心服奉陪還鄉
松堂欣然謂曰何相見之晚耶又曰吾聞君與成之
成名久矣願使得相見如何成之者真樂堂金就成

字也與雲妙年契合者也雲見金請與君執經問難
於松老為其弟子可乎金不肖雲曰少年高舉之病
正坐此耳須脫去是病做得新功遂邀松堂講道於
月波亭上金願謂雲曰若非吾子吾幾虛死矣遂行
師第之禮松堂曰友之去耳宜曰師乎及卒李晦齋
作詩笑之其略曰天不喪斯文東隅尚有人淵源元
有自英邁又超倫又曰活人憑藥餌醫吐秘經綸未
展陶鎔手寧同嬰鑠臣又曰春別儀形隔秋期夢想
新忽聞仙路遠長慟笑大論湮妙絃從此絕幽依向
誰陳秋晚南行路三杯但沾巾

李

耜字次野甲子登科壯元
官右叅贊另陰崖

已卯禍作之後被削棄寓居于陰城之陰崖仍自號
為左右圖書疑神注目家人罕見其面雖至屢空晏
如也或疏泉引沼誅茅架亭嘯咏舒放得酒則痛飲
以澆甯中辰落發興則信筆書咏以自遣已丑移卜
忠州之兜溪雲山深遠村烟自稀築精舍名以夢菴
又自號夢翁亦號溪翁與李灘叟掉舟相訪尋常往
返魚鳥不驚詩曰池平知守分水注待盈科雲散本
無跡天容長不頰酒醒新發朗詩就坐婆娑此是人
中景聊滌百疴

昭陵 文宗王妃也及 曾山廢發 昭陵梓宮暴
露三四日遂遷瘞點 祔廟主為臣民憤者五十年
公與書柳雲勸其力爭癸酉始得請卜新田顯陵左
公製進挽詞曰扶日升黃道乘雲事異宜理當歸有
極天合照無私 宗廟闕新度乾坤定舊儀微臣陪
素仗和淚寫哀詞

公歿沈彥光輓詩曰英妙高依擬老成更張一世
曾驚聊將詩禮修初服豈意經綸誤半生仕已在天
無喜愠恹舒隨地有枯榮窮途易節尋常事十載林
泉尚令名雖不解於形容有道者氣像亦為膾炙傳

誦之矣獨子秋無子夭死

灘叟李延慶以前校理及黨禍起退而筭室於棊台
下與陰崖還往講說陰崖下世公要省姑客洛有蒼
頭投一封書忽不見其詩曰城市風塵宜被身鹿門
高節政驚人陰崖地下精靈在應媿王良盾口頻公
讀之憮然曰異人也 已卯士禍後有人於驪江口上
空中乘小艇泝流而下披髮掉
舟或笑或歌或誦詩香已而去竟不知其何人也其
兩誦曰官酒斟來不許卮壺晴江岸去遲二乘桴漸
喜東溟近還向人間惜別雅意當時隱君子避世遠
引者之為而其笑蓋哀士類也而不知其名可恨出
之野史

崔壽城

字可鎮号猿亭江
陵人处士被禍

棟亭性落不羈已卯士禍後其叔父崔世節為承
旨公寄書與詩効乞補外有憤慨之語其詩曰日曠
滄江上天寒水自波孤舟宜早泊風浪夜應多世節
以其書上告遂被訊而死箕雅以此詩係
於羅長吟之下
正德庚辰有別試時士林之禍方熾策題有朋黨士
習之問有一生削去皮封函竹竿蟾蜍於卷中書其
末曰豈無怀抱我不慣與小人道也人疑函此者是
崔壽城也

公自少有方外志年十九逝世遠遊偏規名山水作
詩風逸且善書画真絕代奇才也中歲為族人構陷

以非罪被法平日所從遊者李連亨輩以簾飲屍權
層於空谷夜守其側夢棟亭來吟一絕曰玄壑誰相
訪清棟獨可親自從簾谷後遙憶蓋骸人

昔有一公子大起亭榭於廣津上大邀一代勝流盛
張宴樂而落之有一過客衣冠藍縷坐於末席而與
主人不相識也酒半主人請亭名於座上藍縷客曰
宜以春草名之主人問其命名之意荅曰王維詩春
艸年已綠王孫故不故公子之富貴繁華既不能長
保則是豈以春艸名之公子恣然泣下請書揭之藍
縷生又能善書不少讓大書與之座客欲問其名則

已佯醉逃席矣此與孟嘗君泣下雍門之意相類或
去崔棣亭事耳

金老泉與孝直元冲大柔輩會話崔壽城忽自外至
長立不揖急呼曰老泉可飲我一甌酒即與之快飲
醇白曰吾乘敗舡幾溺心甚怖悸今快飲釋然也亦
不辭徑去座中怪之孝直曰敗舡之喻指吾輩也願
諸君不知矣

南叅嘗以山水圖一幅寄冲菴求題詩公訪冲菴遙
見之透顯其上曰落日下西山孤烟生遠樹幅中三
四人誰是輞川主叅見而啣之

孫亭登萬義浮屠依詩曰古殿殘僧在林梢暮磬清
窓通十里畫牆壓衆山平木老知何歲禽呼自別群
艱難夏世網今日恨吾生結句有意抑自知其罹禍
耶惜哉

羅湜

字長源号長吟亭羅州人傑之子也
有文章節行隱德不仕乙巳被禍

公見時事危險不赴舉務自韜晦及丁未壁書之禍
與其兄副學淑俱不免嘗有聞讎詩云讎鼓鼙口動
四閭東駟西逐勢紛如年亡聞汝徒添白四海何曾
一鬼除結句蓋有所指而語意太露其免於禍難矣
許筠詩話云長吟有詩趣往亡逼盛唐申鄭諸老會

于人家方詠葡萄画簇沉吟未就長吟乘醉而至秦
筆欲書簇上主人欲止之湖老曰置之長吟作二絕
其一曰老猿失其群落日枯槎上兀坐看
千峰響湖老大加稱賞目閣筆不賦蓀谷亦云此盛
唐伊川歌法所謂截一句不得成篇者也
按此詩諸家詩話皆以長吟之作書之而狎箕雅以為
崔壽誠詩未知別有所據否也

季弟翼在孩提白語驚人負神童目金安老嫉公伯
仲見公代人課製者賞其文而忌之曰羅叔且有第
矣金慕齋賜暇湖堂邊與公聯句百韵公押強愈健
慕齋嘖口由是拜華藹蔚

白仁傑

公之死也鄭松江挽之曰孤忠一代無復士獻納三
更獨啓人山嶽降精生此老故天應復作星辰

申命仁

字榮仲巳卯人自号龜阜或
稱松亭受冬大司成退

松亭嘗與尹添林睦玄軒相從詩酒自娛嘗次上洛
君金瑣棄藏垢詩曰千尺坵前碧玉流昔聞金氏此
遨遊朝廷身世無山水富貴生涯少恨憂事業可凌
投閣老杜心堪笑却羨儔始終忠信當傳史走卒猶
知上洛侯

松亭受業於金大成退禍作之日與諸生號哭於闕

庭自後常憤惋不復舉業有山人月澗求詩於公
書一絕于軸曰松窓岑寂日西遲世路風波不自知
一壑晴川鳴歷耳蒲團坐到月明時澗欲求金冲菴
淨詩渡海入濟州持柑子壺酒徃謁袖詩軸以進冲
菴披閱狎於此詩吟咏再三乃問作者澗對以姓名
歎賞不已遂題二絕而還之其一曰文章當世定無
前扶貴邊羞不下賢盡九才名知可鎮會須謝也并
規天其二曰杖錫秋風渡海洋黃柑白酒飮枯腸
生殘命誰相問此別邊添兩鬢霜其見重冲菴如此
大成已卯初謫善山聞有加罪之命門人相議曰奸

人事不可測也徒死何益當投隙覘勢若知加罪出
於主上則死無恨矣大成曰凶謀有所不測則挺身
赴難以報不世之遇素所願也遂與客縱飲大醉
門人竊負而逃及曉乃覺已無奈何遂自縊死松亭
作吊宋玉辭叙云宋玉楚之三閭大夫屈原弟子也
玉值秋則極悲哀余徒知秋之為可悲而悲乃悲之
由未悉原之操心行已固無佞也嘗諫於懷王而不
用又襄王信讒而重遷權奸用事國將殄瘁恐身及
之故亡為過中自斃後世論以偏善而不中原之意
猶未也欲悟君心終不見省寧甘死驚衆以悟君心

原之志也時之勢也事之權也抑王之為悲秋之由
也不然必知生一時也死一時也知有生則必有死
寧用生死為悲秋哉遂書本末以明屈宋之志云
辭曰哀宋王之悲秋兮究厥志之所由非憊慄之悽
慘兮寤於師其懷憂昔屈子之抗忠兮幹一世之良
具夏國方無私及罹殃方使人悲後先生今幾秋方
丁序屬乎申朔夜悠々方露淒々獨惻々方艸屋桂
影婆娑兮金波促織新吟兮葉間忽中情之淒感方
倍先生其千也較古今之同符兮四序迭而然也覽
後世之論屈偏稱善而不中不較時之如何方何獨

取乎我同云々噫伊尹之聖任方放太甲于桐宮比
干死而微子去方箕子佯狂而東封當姬朝之攝政
方莫兄弟之相容况孔聖之時中方未微服而遇宋
是皆處變之得中方愚者疑而智者頌嗟先生之於
愧方曷其情之有他曰時變而感物方仰前脩而咨
嗟哀遠遊之忠魂方向秋空之蒼茫擬古人而含悲
方唯啣々之蛩螿

朴繼姜人市

冲菴贈市隱朴繼姜二絕句其一曰省渠詩思入湖
山剛厭紅塵十丈頑大隱從來非曲徑市中盡日亦

仙班其二曰懶倚紗牕春日遲紅顏空老落花時世
間萬事皆如此叩角狂歌誰得知按下篇乃弘治年
間藍衣老人贈韓生之詩事見秋江冷話蓋必朴繼
姜者手軸求詩公以詩詞意正合於朴故聊與戲題
耳

近來市人朴繼姜有能詩舞中廟改玉之初陪名
士遊彰義門外得句曰乾坤新雨露詩酒舊山川諸
公歎羨不已姜木溪嘗與同登木覓山呼韻使賦詩
即口占曰扶筇登眺渺茫間萬頃滄波萬点山口腹
於吾真一崇不將身世老江干木溪驚服乃作市隱

先生傳以市人而其詩如此市東國之所稀有者也

陳宇

已卯以疏頭被罪後
國家延贈執義

陳上舍臨刑其父持筆以訣曰願有一言乃取書一
絕曰漢亡蒼天不我明浮雲終日等吾生甯中所抱
誰能識徒作清朝冤鬼名

陳壯元在上庠言時政得失忤安老意以誹謗論死
李公悌翁即陳同年友也陳之就刑也言於太學曰
今日陳壯元死我同年孰能從我餞之皆不應李翁
持盞酒欲陳於市痛哭而別柳西厓為作傳以美之

朴公達

字大寬号江湖江陵人
官至兵曹佐郎已卯人

台罷科後居江陵與朴三可遂良為酒朋常會效閑
亭忘形縱飲日以為娛但兩家間水或不能揭屬則
各於岸上舉杯相屬興盡乃已歲在丙子秋金冲菴
薄遊關東匹馬往訪曾未面目各言姓名始相親款
留數日乃還冲菴贈詩曰相逢棲隱客此地即方瀛
江海孤舟月飄浮一客星趣添骨去眼入鏡湖清
分手又千里馬前寒葉零朴遂良号三可
官至龍官縣令
冲菴自楓嶽往訪以躑躅杖並詩贈之曰萬玉層岩
裡九秋霜雪枝持來贈君子歲晚是心知公和之曰
似嫌直先伐故為曲其根直性能存內那能免斧斤

蓋戒之也而冲菴終未免可歎

朴宰相獻民按節關東慕先生自得之趣親訪古迹
溪山幽靜松檜掩映双閣亭宛然如昨歎賞不已命
画工圖而畝

金安老

字願叔号希栗壺許之于燕山時登魁科
選湖堂典文衡官至左叢政貪奸專權擅
朝賜死中宗

中廟朝以律詩六篇試士其一即鞦韆詩安老為壯
元其詩曰東風初破小桃腮節迫秋千雨洗埃繡鳥
掠花紅露濕纖肢劈柳綠烟開初疑弄玉吹簫去還
訝飛瓊御鶴來堪笑半仙真戲劇景陽兵火是成胎

此詩節題秋千云者乃不成語而景陽兵火亦誤用
事似不入選矣其一即如意擊珊瑚詩曰王家有宣
石家無較富爭奢一代俱忽訝手中生霹靂不知天
下重珊瑚一株莫惜枝已碎六樹非慳箇已輸謾把
枯柯誇作室至今人說墮樓珠其人可惡其才可惜
安老構新亭于東湖扁曰保樂堂求申企齋光漢詩
企齋辭不獲贈詩曰聞說華堂結構新綠牕丹檻照
湖濱江山亦入陶甄手月笛還宜錦繡人進退有憂
公保樂行藏無意我全真風光點檢須閑熟更與何
人作上賓其詩多含譏諷其曰聞說者明其不自往

見也其曰江山亦入陶甄手者明其朝家庶政及江
山田土皆入陶甄之手其曰月笛還宜錦繡人者明
其繁華之事不啻於風月宜於富貴人也其曰進退
有憂公保樂者明其古人進退皆有憂安老則狎保
其樂不與民共之也其曰行藏無意我全真者明其
無意進取於此自全其節也其曰更與何人作上賓
者明其我不願作上賓於其堂更有何附勢者為渠
賓客乎此詩句句有深意千載之下可以暴白君子
之心也安老亦深於文章豈不知其意然而終不敢
害也

丙申年間有人題葛院壁上曰衆小盈朝誣太平此
身端合早故耕爰君不敢輕休退都笑蚊虻甕裡鳴
規其詩意必在朝不同志者所作方三亮用事之時
淫刑峻法以待異已者至於粉袍緇髡亦被其毒一
國喘恐重足脅息莫敢訖之乃有此人敢大書特書
人心之不可誣也如此越明年丁酉三亮竄死三亮
安老蔡無擇許沆也金頤叔少日遊關東夢有神吟曰春韞
禹甸山川外樂奏虞廷鳥獸間曰言此乃汝得路之
語蒼而記之明年入庭試燕山出律詩六篇中有春
日梨園第子沉香亭畔閑閱樂譜之題而押閑字金

思其白膾合乃用之書呈姜木溪為考官大加稱賞
為壯元金慕齋素有文鑒為叅試官言曰此句鬼語
非人詩也問之金對以實人皆服其藻鑑安老登第
在中廟丙寅年今云燕山朝似誤

保樂堂筭命於燕都其詩曰四數相逢大隗鼎赤帟
當世及第名赤雞猪月白馬日葛藤達院內鼠驚第
一句言官居台鼎也第二句言丙寅年登科也第三
句言丁酉十月庚午日也第四句言終於葛院也內
鼠驚者其時賜藻都事甲子生者也卜書可信命可
逃乎

朴紹

字良科官王臺司諫

冶川嘗有詩云無心每到多忘了着意還應不自然
緊慢合宜功必至寔能除得妄中緣其操存慎狎有
得於勿忘勿助之域尤可見也

公見嫉於金安老之黨誣以諂付權奸劾奏遂捲旼
鄉路得一絕曰名利前頭路幾千却來江上有漁舡
一心似水收吾內萬事如雲只付天其樂天知命超
然於榮辱禍福之外者如此

公少時奉母旼陝川雖當士禍斬伐之餘好學不少
沮慕同郡末谷村金寒暄風烈多所視感與成文公

濟携性理書入栖伽伽海印寺不出山七八年金慕
齋安國為道伯贈詩曰諸生扣我無他語末谷村纔
十里聞說寒暄樓等處伽山應是武夷山蓋喜其
私淑有人也

鄭順朋

字耳岭温陽人乙巳
首謀士禍偽勳追棄

陪仙樓題咏甚多沈漁村詩千古長江似酒泉葡萄
新熟瀉樓前晴波落日紅吞吐老木層厓翠接連手
掬廣寒宮裡月身遊句谷洞中天明朝塵鞅辭仙境
回首犀舟更惘然洪訥菴詩画閣净疎面勢專高秋
此日敞華筵畏岩紅樹霜未早近水雕欄月上先詩

興清分漁火外風灘溟闕睡鳩遶江樓獨掩寒牕宿
老去無心快裡仙李蓀谷詩迢迢朱欄倚碧城滿天
星斗夜雲輕一千里外身何遠十二峰前月正明多
病未能成快夢猶來猶自聽江聲仙居不必求他界
何處緱山有玉笙鄭頎朋詩浮世難堪一笑開雲林
有約我重來英雄千古但名耳寂寞而今安在哉應
為神仙天外迹故將罔画此中排捲簾鶻語金梭滑
照水岩花玉雪堆如許江山吾輩老無窮風月後人
杯尊前宋玉風流畫誰解當年夢楚台

閱齊仁

字希仲号立岩鄆州人選湖堂官至贊成西館提學

中宗朝登第

齊仁年少英邁映麗作白馬江賦心自負亦正於先
達課以次中心快然不快方春花柳滿城散步南郭
登崇禮門上朗咏其賦舞振樓榭時長安名妓星山
月丫鬟妙色聞其舞登城樓見一年少儒士崖幘諷
誦聽訖謂齊仁曰何物書生諷歌詞清朗各仁曰是
吾自述心常自好而見辱於先輩所以諷於口耳星
山月曰書生可與言願與我同故蝸室各仁曰舍人
司號令嚴甚奈違令被撻何曰責自故我措大何憂
為遂與偕畋留之三日曰內日所誦賦願寫一本寄
我仁當誇之縉紳聞於是得其賦陳舍人之筵滿堂

籍紳各拜嗟賞問爾從何得絕唱來星山月吐其宗
曰是妾心上人之作也自此白馬江賦大播東方始
篇末無敵有一文士續之適有中原李士見之歎服
曰惜乎此歌非賦者手也無此益佳

乙巳史禍時為大司憲含嘿隨波至錄衛社勳晚年
深自悔常言吾不免小人其顯立岩玄屹立風濤百
丈竒堂一柱石見於斯今時若有憂天者早晚扶傾
捨爾誰有自負不輕底意

柳根立岩集序曰乙巳之禍公長烏培於密旨之下
不即直斥其非發於諫官彈章人以是疑之公於戊

申以言獲罪暴白平生心事而事遠罕傳後之人鮮
有知之者今就集中詩觀之公贈人詩有云人日千
緒紛然相是非忘身惟母在許國與心違已被當
時誤應貽後世譏舍依為誰語默一送君故亦可見
公之心事矣公樂善愛士常慕已卯諸賢一時輩流
咸推為偉人嘗兼兩館提學事大表若奏多出公手

沈貞

字貞之壬戌登第與南棗造已卯士禍官至
左諫政後謫江西尋賜死子思遜死於藩胡

思順死
於杖下

貞作已卯士禍後出去逍遙亭作顯咏懸板于壁其
一聯曰青春扶社稷白首卧江湖一日夜有俠少持

鈿開戶而入粹髮數之曰汝作士禔善類殆盡宗社
幾覆汝何敢以扶社稷卧江湖等語作詩懸板汝若
不亟改扶卧兩字吾當斬汝貞顛伏謝曰當如教扶
改危卧改蟄如何俠少曰否曰然則當改以何字耶
願教之俠少曰扶改以傾卧改以污宜矣貞但曰唯
命是從其四代孫膺道遙亭感古詩一聯曰舊恨波
難洗新愁酒欲春蓋延其先德有無限歎慨之意

沈義

字義之貞之弟也能文章官
吏郎湖堂以性不慧仍沉滯

義之嘗見兄仕高家富欲以計瞞之一日早愀然抱
悲淚痕滿面而謂兄曰夜夢先夫人撫吾背曰爾兄

富貴極矣爾獨窮寒爾兄雖微某田某苗足備茶需
汝何不取以為食云貞本友愛至篤聞輒潜然曰先
妣有命何敢靳也遂取券與之貞久而覺其詐又對
義如前之為以試之義乃笑而起曰兄之夢是春夢
不足信也貞亦笑之義恐其兄之及於禍屢欲言之
以其癡而不省也嘗到貞家見鼠竇指而謂兄曰此
兄他日求出而不可得者也今日試出之如何貞不
荅及其被罪乃未哭曰鼠竇在彼兄何去也

義之與成世昌隔隣見其園上浣三袖繫樹枝潜取
以懷之一婢呼曰沈佐郎盡取去成夫人亟以他三

紬送之曰其紬欲為衣表者願換此內也回謝曰既得表又得內夫人知我心也割之為五六分與路人畫而後止此雖不正而與人不取則亦足為玩世之舉也與徐花潭成右相世昌洪正士俯為友自號大規齋著大規小規賦以示意又著記夢以寓言花潭亦有送大規于序見之可知其為人成石洪公與之同登後園月夕携手縱橫談論無所不及夜半乃罷久以為常成洪二公非妄交之人若非曼倩傲世之流則其亦自污以取容者歟

沈思遜貞之子也

中廟時赴滿浦僉使為野人殺害馬亦為所得成遜齋相公挽曰雲中一馬悲新主塞外孤旌返故家其父貞之持泣

沈思順字宜中豐山人中宗朝登第官都承旨貞次子也

叢祠詩云神雅飛下石壇空腥雨淋_仁滿綠叢日晚山椒人散畫碧燈深閉古祠中

思順以承旨辛卯罷官其時適有謫書粘鍾樓訖者指思順所為 俞搜得其家書籍以憑其筆跡其丹面有書登南山放糞詩曰一犇雷雨掀天地香滿長安百萬家 中廟覽而惡之累加刑訊死於獄中

趙抃

改名汴字浩然
靜菴族侄也

浩然雖無學識天性明敏與安處謙少相善處謙被
鞠時易常服擔罪探問氣候宋祀連書記有其名遂
被刑訊流康津十九年蒙放平生患腓三度出碎骨
五斤萬曆己卯年八十諸孫設壽筵為康強舞蹈作
詩曰兄年八十第稀一身世重逢己卯春往事悠
多感慨不堪論與有情人

蘇世讓

字彥謙号陽谷晉州人
登第選湖堂典文衡官至贊成

蘇世讓字彥謙号陽谷晉州人登第選湖堂典文衡官至贊成
蘇世讓少與尚左相震為同僚而尚公為下官及罷
居湖南時尚公在相府以金襴芦雁二簇求咏公以

二絕書還楓落蘋香芦荻花疎翎隨意汎晴波塞天
昨夜風霜屬却愛江南有歲華蕭蕭孤影暮江潯紅
蓼花殘兩崖陰漫向西風呼舊侶不知雲水萬重深
皆自喻也尚見而嗟悼之

公嘉靖癸巳年間赴皇都其遊太學詩曰晨起衣冠
謁素王太平絃誦喜洋洋德高不廢千年享道大難
窺數仞墻垣上杏花紅半落庭前檜樹翠成行平生
只會歌鴻雁今日摩挲石鼓傷中朝士人莫不稱譽
及其東還有執政與公不相善者以惡詩示於中朝
劾之

鶴山樵談云歌詞之作必分字之清濁高下我國音律不同中原故政無作歌詞者龔吳之來湖陰不次之世謂得休其後蘓退休次華侍講之韻有傷心人復卷簾看月漸萋々芳艸色之句華公賚賞不一抑皆中於律耶抑只取其藻麗而然耶

鄭士龍

字雲卿号湖陰東萊人重武典文衡官至判中樞

中宗朝登第魁詩名膾炙

昔先王朝有桃花駝命群臣賦之公之詩曰陰夷宮裡失天真走入桃原避虜秦背上落花仍不掃至今猶帶武陵春於于野談曰湖陰三選私稿而三刪此詩陰夷秦不合於應製故宜其見刪也玄默于

曰若以此為嫌則去應製二字選於集中未為不可而秦宮當日指鹿為馬則乃鹿失天真非馬之失天真也斯未免為疵故不選者或以是歟

玉堂有大石硯舊例大提筆坐玉堂科次月課時用之常時則藏於藏書閣中李容齋嘗於月課題出玉堂石硯銘即此硯也止亭南公別作一大硯如玉堂硯之製而匣之及進大提筆傳於容齋其後歷公至鄭湖陰容齋夫人尚存即以此亭所傳硯送之曰家翁嘗曰此硯之主乃鄭某也今聞公典文衡故不敢留置自此留傳於代典文衡者

鄭湖陰少推伏只喜訥齋詩嘗書西北二江流太古
東南復嶺墜新羅及彈琴人去鶴邊月吹笛客來松
下風之句於壁上有歎以為不可及又云許宗卿野
路欲昏牛豨返江雲將雨燕低飛之句可與姜木溪
紫燕交飛風拂柳青蛙乱叫兩昏山之語相當也其
時稱申企齋家體皆俱而湖陰狎善七言律似不及
為湖陰曰渠之衆體安敢當吾一律乎其自重如此
凡詩有意而作不若得之於自然得之於自然則可
入妙境鄭湖陰詩曰山雨絲絲竹塢邊榴花乱点綠
苔錢閑着閑鵲過牆去不覺好詩生眼前湖老果得

之自然否

明廟嘗得一圖出示群臣皆莫能知其何畫也湖陰
鄭士龍進曰此乃西湖圖也遂以手指点曰此灵隱
寺也此湧金門也此東坡所築之堤也此錢鏐之壩
也此趙嘏之舍也此林处士之所居也歷々若曾所
目見 明廟以鞍具馬立於庭仍 命侍臣作詩居
題者以此鞍馬賜之湖陰遂賦一律曰灵隱寺中鳴
暮鍾湧金門外夕陽蒼至今蟻垤封猶合依舊灵香
怒尚泣湖舫客散花與暝蘓堤鶯擲柳陰濃錢壩趙
社俱無所欲問孤山處士蹤 明廟覽而稱賞諸臣

閣筆遂賜鞍馬許筠評謂春客奇童說畫一部西湖誌於五十六字中

湖陰嘗於百祥樓次詔使詩押髯字韻曰樓高飛雁平者背水淨遊蝦可數髯芝峰類說云朴叅判民猷轟石樓次韻曰樓前過鶯平者背水底遊蝦細數髯他押皆不能及焉朴民猷乃湖陰之後輩也必拾其唾涕以誇人目芝峰宣不見鄭詩而有此稱道耶且鄭詩高淨二字倍有力主客可見

公凡作詩示人口或言其疵輒欣然虛受改之如流又有所述多示李退溪退溪或斥示瑕類鄭即下筆

改之畧無難色退溪亦嘉其弗弗嘗於庭試退溪依滕王閣排律二十韻請觀鄭湖陰律湖陰示已所州退溪讀之至納日簷虛先曉白迎風寮薄末秋涼之句擊節歎賞曰詞翰自有該匠也今日之試子不為壯元而誰袖已詩終不出又不納卷而啟

金頤叔構亭於東湖窓下有松戴雲得句窓歷松頭雲久未覓對遠湖陰至金曰先覓此對然後可坐公即應曰軒臨鴈背風金曰得

雲卿嘗奉使嶺南爰昌原妓相別到驛亭吟一絕書柱間隱微處其一句曰斲盡愁腸無一寸檜山情刃

大失銛權視察敏手亦奉使往嶺南繼踵至驛亭造
見柱間所書墨猶未乾認其為鄭書也及見雲卿曰
詩貴哀而不傷檜山詩句無乃太傷乎鄭驚覺失笑
湖陰荒山驛詩曰昔年窮寇此殲亡鏖戰神鋒繞紫
芒漢熾豎痕餘石縫斑衣漬血滌霞先商拜帝殺林
齋甫鬼燐憑陰堞壘荒東土免魚由禹力小臣摸日
敢揄揚竒杰渾重真竒作也浙人吳明洛見之批曰
爾才屠龍乃反屠狗惜哉蓋以不孝唐也然亦何可
少之

李益之少時學杜詩於湖陰一日俞取架上諸書看

之到春亭集擲之地梅溪集則展看笑掩之蓋輕之
也唯取佔畢集熟看不已覘之則悉自批抹蓋重之
也而取村為料也嘗問平生得句則曰山水俱鳴風
乍起江奔忽厲月孤懸人以為峭麗峰頂星搖爭缺
月榭顛禽動鼠深叢亦巧思終不若兩氣壓霞山忽
暝川華受月猶明似有神助也

南孝健序曰暮春既陰後四日戶判鄭子仁叅判南
伯順叅議李道盛潦伯沈叅判士龍李叅議殷卿陪
領相沈公連源孟容三宰任公士經議太常祀供于
太平樓小酌間沈相先辭出傘輩權飲至夕是日大

風以雨及暝稍霽仍記小絕云鄭士龍詩作意登樓
眺遠山偶逢風怒亂花間更無日雨無情思鎖畫名
園不放者詔使祈中郎之來也公為遠迎使以久無
白牌浴于成川郎中忽渡江公僅及於良策館郎中
待公頗不款至安州百祥樓是日適有風圍之以帳
公令譯士告曰古人以背山起樓為殺風景今以帷
幔遮面江之地使不通眺望無乃蹈古人之譏耶郎
中曰宰相亦識字乎始作詩示之公走筆次韵郎中
覽而嘉悅遂令入座迭相酬唱自此相得甚懽及還
朝屢寄詩及簡拜問不絕其百祥樓詩云江天物象

媚晴曦嵐重烟沉頓失竒半壁鈿峰渾滅沒四圍風
幔祗低垂酒曰陶寫寧辭醉筆為牢籠欲放遲強和
陽春才告畫撫鬚終日費吟思使製述官權應仁猷
于天使讀過三遍曰真學海也

儒生盧璘瑞鄭湖陰門人也咏烟詩一聯曰春於垂
柳可秋與暮山寫湖陰以為不可及

安庭蘭湖南人也善屬文時湖陰為大提學庭蘭欲
自薦為學官伺湖陰之出也坐待於崇禮門外石橋
傍及湖陰故故犯馬於前從者捕之湖陰問之庭蘭
曰某是窮儒頗識文字而無路自進故為犯罪正要

老翁之一問也湖陰曰汝可以此橋倚垂柳為題隨
我呼韻立成以進即呼虹風紅三字庭蘭應拜曰灑
水長橋落彩虹萬條楊柳舞春風此間難別知多小
添得佳人恨淚紅湖陰大加歎賞翌日召掌務李官
趣令付軍或學官曰此人曾未試才有碍舊例湖陰
出示其詩曰此我昨日馬前所試君輩皆不及也其
學官赧然而退

湖陰夏日洪陽繫風樓詩云朱明麗日爍庭心簾影
池光亂躍金午枕慵來開睡睫黃鸝飛下綠槐陰

鄭宗榮

字仁吉庚子司馬兩試癸卯登第翰林王
堂按節四道尚書六部退老原州故里

家居嘗題詩云周沔六部令成老端合田園退省愆
又顯韋世康之言祿不須多妨滿則止年不待暮有
疾便辭其止足意如此

中宗朝權驂官至府牧年未遲暮每誦王半山心氣
已勞形已瘳自憐於世欲何營之句決意退休

申光漢

字漢之号企齋叔舟之孫中宗朝登第
選湖堂典文衡官至贊成領經筵諡文簡

崔益齡耆叟居江陵鏡浦坵邊申企齋宰三陟時自
鏡浦訪崔第欲寄宿適值其出姑止外舍夜欲深有
一火導人而來村犬皆吠崔家僮報曰主人翁來矣
未幾崔趨入問寒暄公作詩曰沙村日暝叩柴扉夕

露霏口欲濕衣江路火明聞犬吠小童來報主人啟

其後使關東者多次其韵聯為大卷見者皆以企齋

詩為絕唱其後崔以繕工監後留滯京師者殆十年

顯曰十年長掩故山扉塵土東華幾深衣想得鏡湖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故崔嘻笑曰此詩真我之針

也石

乙巳錄勳之日大提學富製教書而申光漢把筆

呻吟仍謂提學崔演曰老夫自去夜得病氣甚不平

未能構思今公須速製廷俾無窘急之患崔遂代製

申既錄勳之後所分逆賊子孫及奴婢等皆許自便

行止一切不使應役而其時人無得以知之平生以

歇後得名而處事如此人所不可及也

申靈城嘗晝寢日驟雨過盆荷而覺得夢涼荷瀉兩

一句數年未得真對至於目作近律空其行必欲覓

奇對以充見朴斯文蘭語及之朴以衣濕石生雲如

何靈城曰非也至於終身未得其偶去詩人覓句之

勤如此

公見忤於元亮却掃駱峰下有一布衣叩門求見闈

者却之排門而直入即張應斗也時企齋新構小齋

進續求顯咏應斗略不經意一筆揮之立就其詩曰

駱洞口中老居士駱洞口中來卜筮身遊洞外心在

洞心有蒼松與岩石岩以鎮靜松以節岩松俱是心中物心中所物有如此吾於勢力知無屈紛小兒宜知此松自蒼巖自立詩成長揖而去應斗長水人号松灘
能文章不事各子業第茅室周以四籬居靜養性不肯請謝往返於交遊間嘗作履屨記監司李汝慶大驚以為絕世高文居家一日省阡陌中途而返曰吾途中失脚幾顛而起吾之精神一半謝矣明年某月某日吾其死矣夫如期而逝規其詩真有道者之言也

企齋酷嗜文翰不事契活有頑奴不修貢乃以詩題送日平海郡居奴莫同年亡身貢所如聾官威致非難事須趁明年二月中

申企齋襄陽洞山驛詩蓬島茫亡落日愁白鷗飛盡

海棠洲如今始踏鳴沙路二十年前舊夢遊許筠云余踏其境而後始知此詩之為妙絕

企齋送張同知茂良赴京詩曰今日觀周吳季札旧時和虜漢張騫滿座不復下筆云

柳村黃汝獻嘗曰余曩入京師問申企齋近來佳作否曰林公亨秀出宰耽羅贈詩云山蟠王子國波蹴老人星此最佳余質於湖陰則曰吾不知其佳也云古人作詩最貴結句有精神申企齋呂望圖詩清渭東流白髮垂一竿誰見釣璜時悠亡湖海多漁父不遇文王定不知此詩如徐四佳四皓圖詩此中妙手

無人識會有安劉一著高之句結得皆新妙
惺叟詩話云公詩清絕有雅趣中秋舟泊長灘曰孤
舟一泊荻花灣兩道澄江四面山人世豈無今夜月
百年難向此中看舡上望三角山曰孤舟一出廣陵
洋十五年來未死身我自有情如識面青山能記旧
時人 遇金十清台碩名世舊居曰同時逐客幾人
存立馬東風獨斷魂烟雨介山寒食路不堪聞笛夕
陽村 三月三日寄朴大丘曰三二九二年二會旧
約猶存事獨違芳艸踏青今日是清樽浮白故人非
風前燕語聞初嫩雨後花枝着亦稀茅洞丈夫多不

俗可能無意典春衣篇二具可誦雖雄奇不逮湖陰
而清過之

田承漑

字漑之洪州人有能詩拜
屢經守令終於寺正

嘉靖乙未 中廟幸豐德謁 齊陵曰幸松都謁穆

清殿令扈駕文臣依前朝崔斯立天壽門前柳絮飛
一壺來待故人故眼穿落日長亭畔多小行人近却
非之韵製進校書正字田承漑詩曰天壽門前柳絮
飛一壺來待故人歸古今興廢尋常事莫向青山問
是非大提夸鄭士龍考取以田詩為首 上特命陞
叙六品

李彥迪

初名迪 慶州人

中廟命加彥字 復古号晦翁 中宗朝登第官至 贊成乙巳謫

卒諡文元 配享 明廟 文廟 廟庭又配

先生之居謫也乾仁夕惕其几案上書自戒之辭曰
吾日三省吾身事天有未盡歟為君親有未誠歟持
心有未正歟癸丑十一月二十三日易筭壽六十三
是日先生故人慶州居鎮海宰金世良夢見有贈云
投履床下去精氣與天通淡然一草裡獨遊神仙峰
驚覺涕泣曰先生逝矣後聞果然 先生詩曰萬物
变迁無定態一身閑適自隨時年來漸省經營力長
對青山不賦詩語意甚高非區區作詩者所能及也

又曰萬物得時皆自樂一身隨分亦無憂又待得神
清真氣恭一身還是一唐虞觀此則先生之所養可
知時朝廷以術業八事選錄朝臣曰學術曰詞章曰
史文曰漢語曰醫術曰地理曰音律曰寫字先生乃
題一絕云種學辛勤髮欲華平生事業竟如何十年
用力明誠地却愧無名預八科蓋是時金安老當國
有此逆耳

先生嘗有詩曰江沉山影魚驚遁峰帶烟光鶴怕栖
物塞固宜迷幻妄人通何事誤東西蓋魚疑出陸而
驚鶴疑入網而畏先生有所感而作也

先生任全州也過節日張俗戲監司金公正國正人也往亡猶不免顧笑先生超然如無見也

我東儒賢詩如趙靜菴咏琴詩曰瑤琴一彈千年調
聾俗紛亡但聽音怡悵鍾期沒已久世間誰識伯牙
心金慕齋雨中咏葵詩曰松枝籬下小葵花意切傾
陽奈雨何我自愛君來冒雨不知姚魏日邊多李晦
齋覩物詩曰唐虞事業巍千古一点浮雲過太虛蕭
洒小軒臨碧澗澄心終日玩游魚皆作語天然各得
妙處

權檢

字仲虛号冲齋官
至贊成謚忠定

正德己卯冲齋出為三陟府使金自菴練以唐人王
子安別薛華詩書贈之其詩曰送亡多窮路違亡狎
問津悲涼千里道凄斷百年身心事同漂泊生涯共
苦辛無論去與住俱是夢中人時群賢之際遇感矣
而大禍已伏於無形冲齋陟州之出蓋出於遠引而
自菴之以是詩為贈者其亦知其駭機之將迫也其
冬裕作冲齋坐廢自菴亦有南海之竄當時諸賢事
一亡俱在於子安詩中歷亡若目擊事異哉而詩意
惋傷讀之令人凄斷

冲齋喪出朔州謫所當時挽輦不敢揭竿直納之壙

中故後只傳李灘叟四韵二首李聳岩古詩一篇盧
蘓齋於謫中聞其下世以詩笑之曰六尺堪誰托堂
堂社稷臣畫欣為政魯自愧上書秦東壯山河氣高
故太乙真那堪並羈泊楚些復灵均

公顯圃隱鄭先生職牒後曰清風峻節冠吾東扶植
綱常賴此石歎賞慙慙孫按察精誠相照一紙中蓋
按察即孫公舜孝為嶺南方伯時為圃隱子孫作小
文以遺後人其文曰文忠公是宋丞相文天祥同志
士也舍生取義俯仰數千載間幾許人哉高山可仰
瞻望佇立萬世清風綠竹在傍後使後守侵其子孫

者吾不取也其後宗室石陽正以孫公所題有綠升
在傍之語仍掃幽篁一枝以索之尹月汀以龍蛇健
筆並寫詩文為一通云

林億齡

字大椿号石川
登第官至視察使
中宗朝

乙巳禍作其第百齡陰結權奸倡禔士林公貽訓戒
詩至切至憤百齡不從棄官南畝有詩好在漢江水
安流莫起波及守錦山百齡送原從錄卷公於山谷
屏处作祭文以投火有詩曰竹老元逃削松高不受
封何人與同調窮谷白頭翁 渡錦江時題詩舡上
曰有客携妻子遙指海南黃昏來古渡碧水染新

籃櫟口柳飛絮蕭口風滿衽平生驚世句性癖至今
耽詠白鷺詩曰人方憑水檻鷺亦立沙灘白髮雖
相似吾閑鷺未閑有人請賦酒詩呼甘字韵林即
應拜曰老去方知此味甘又呼三字應拜曰一盃通
道不須三呼男字應拜曰君者嵇阮陶劉李不羨公
侯伯子男真奇作也沈龍天曰余歎賞之餘乃次其
韵以戒兒孫曾聞大禹飲而甘
嗜酒全身十二三勿把一杯豈戒慎須知遠
色是貞男及林之意而詩則不及遠矣
乙巳之禍與其第百岭志意不同未忝衛社勲而猶
仕於朝晚除潭陽府使作詩曰朝趨北闕暮南州
窮比明時偽許由蹤跡似雲舒或卷行箴如水止還流

何妨混世陶腰折延海爭名羿殼遊故老海邊吾已
决黃花朱橘故園秋又曰吏散庭空鳥印蹤杏花疎
影月中明白頭剛厭烏紗帽客去而懸客至籠
晋陽獲溪寺即崔孤雲讀書處也公題詩曰致遠仙
人也遽然謝世紛短碑猶有字深洞本無墳濁世身
如寄青天鶴不群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石川尚氣不由循規矩故放大筆窮紙之多小徃口
有疎处亦不小其詩有曰天垂大野蒼口大鳥渡虛
窓点口明又顯張汝弼草書帖曰此老骨中百在蟠
雄如壯士挽黃間晴虹貫月一堂畫政好林翁中夜

看其九井峰詩曰人言九井上蓮葉大如盤秋未生
遠興青壁月中拚其尚氣可知矣 石川嘗題詩于
海印寺一柱門曰一柱門前憇三竿日欲曛梨花山
兩後滿地白紛紛石川故語其友曰吾留一絕於海
印寺曰誦之曰吾詩佳矣但恨山雨之山初不下以
春字其友愕然曰君偶得造化之助有此佳作而反
欲壞了天然耶石川乃頓然自悟云

石川夢得一聯云風墜枯葉江干墜雲抱遙岑海上
生其後按郎閑東登三陟竹西樓所見果協前夢
趙松崗士秀出宰洛州石川贈之以詩曰嘗登南嶽

望孤島海中夾舟楫西通浙驛驢上應房為官何異
謫此別最堪傷末句忘未記而縉紳間皆以為此詩
有古人氣像

惺叟詩話云石川為人高邁詩亦如其人洛山寺咏
龍升雨降之状文勢飛動殆與奇觀敵其壯麗其心
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矯有神龍戲海
意

趙仁奎

號寓
菴

按郎西海時有人愛妓惜別寓庵贈一絕曰心似探
花蝶身如出塞鴻泣川添別淚流向海門東泣川

名也鄭湖陰見之不覺屈膝曰下聯氣力尤奇健文
章全體蓋在於此林塘去別有一士入往海西與妓相
別而妓不泣題詩贈別曰

水有鳴川水人無泣別人
欲將橋下水添却美人巾

上元觀燈應製詩曰春入乾坤日漸融鰲山千疊擁
青空九天星月籠仙仗萬戶笙歌徹曉風金鴨噴香
烟縷碧焯龍分歎火山紅昇平又值繁華節時許遊
觀與眾同

十清金公碩於無極驛次萬菴韵曰春正和時興正
濃何憇越鳥與燕鴻但看綺席人如玉不惜衰顏酒
借紅南國殷憂聊暫舍清都旧侶喜相同慎賓鮮拱

甘棠賦不辭揮戈逐日東

李崇慶進士号楓潭道老
後改丹丘開民

弱冠諸詞章魁鄉解咸謂曉夕發軔公有遺世意遂
矣舉業得異區於楊山之麓洞多奇岩秀峰澄潭漱
泉古樹名花仍家為灌流藝禾日哦其間朴相淳勸
之仕公笑曰公能以隴上之樂納諸羈馭乎朴歎服
而去公素能詩善草書林石川億岭嘗與之遊嶺東
之凌波培公詩先就林閣筆曰絕唱無並紀

徐敬德字可久号花潭先生唐城人居松京隱
居不仕研席義理贈右議政謹文康

先生嘗有詩曰將身無愧立中天與入清和境界過

不是吾心薄卿相從來素志在林泉誠明事業恢遊
刃玄妙機閑少看鞭主敬功成方對越滿腔風月自
悠然趙龍門昱和之曰至人心迹本同天小智區
滯一邊謾說軒裳為桎梏從來城市即林泉舟逢急
水難回棹馬在長途合受鞭誠敬固非容易事詢君
佳句問其然蓋花潭詩頗有自許之意故以勤勉之
語答之李清江鯨鯨語云龍門袖詩往見花潭花
潭終始年卞曰非吾作不知也竟門遂不示
其次詩而來其後花潭集出而此詩亦在其中乃標
之曰贈趙景陽云即竟門之表德也其不傳信也
如此花潭詩字韵或云宗今宰相某少日秉氣之作
而目戲謂花潭詩仍之傳播其後有詰其故於宰相
者宰相亦不明其非已作而乃曰其詩
亦刊在集中云尤可疑也

花潭於邵易允遠推出經世之數無一謬誤有詩曰
讀書當日志程綸歲晚退甘顏氏貪富貴有爭難下
手林泉無禁可安身採山釣水堪充腹咏月吟風足
暢神拳到不疑真快活免教虛作百年人以此末句
不知其拳之造詣者頗多疑焉

先生口臂迨邁起自牀菜自知為拳推出經世之數
知義易蹊逕者我朝一人先生謝人送扇詩曰誰
知一本通頭貫便見千枝自幹張極理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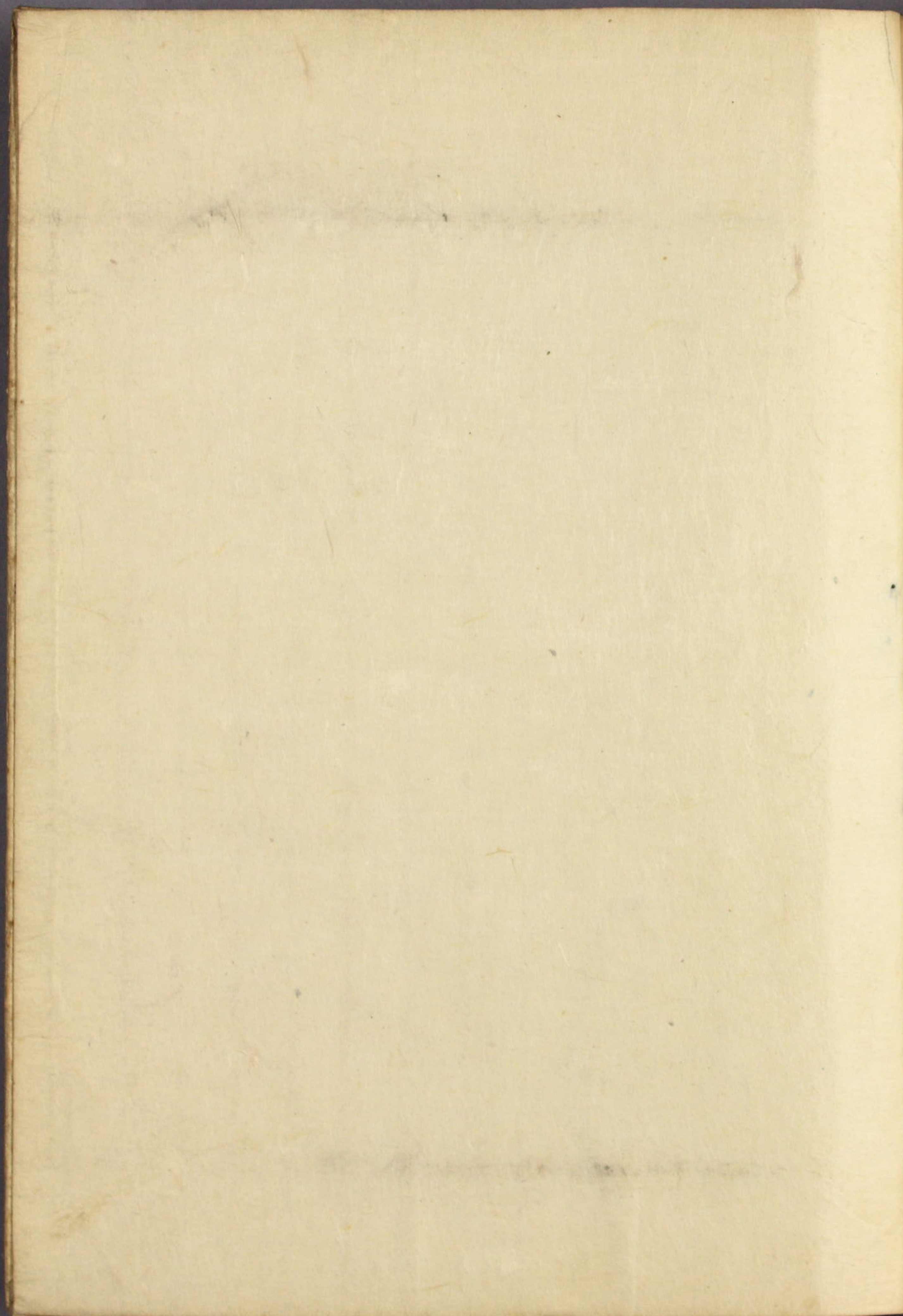
許州堂擘學於先生嘗以七月就先生家則云往花
潭已六日即往潭墅則秋潦方漲不得渡日夕湍稍

減僅涉而至先生方鼓琴高咏艸堂請炊夕飯先生
曰吾亦不食可並炊之僕入厨則苔滿鼎中艸堂在
問其故先生曰阻水六日家人不得至吾久廢食鼎
其生蘚也仰觀其容乃無飢乏之色

先生步遊潭上視遊儵便有濠梁之意剪紙寸許書
數字投水中一雙魚長三寸許從水躍出擲在石上
先生收拾而視之笑而投還曰古人之言不誣時先
生讀莊子秋水篇車軾受業先生門下目觀其事常
語之 金安老當國忌花潭名重欲屠之見其聰豁
迎風遠庭空得月多之句乃曰不過自修之士收心

遂已

山中聞鼓刀鳥群有詩云有鳥凌晨勸鼓刀鼓刀應
在副烹庖年未盤上無蘆久



--	--	--	--	--	--	--	--	--	--	--

This image shows a page from a ledger or account book. The page is cream-colored and features a table with 11 vertical columns. The table is enclosed in a double-line border. The columns are empty, an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There are some faint smudges and a small orange mark on the page.

